

八十五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人部二十九 忠 忠義 忠孝附

忠三

原合德 高行 左傳忠為令德 管子 城郢 復陳左

楚子囊城郢事詳忠二 家語孔子讀史至 楚復陳歎曰非申叔時之忠不能達此義

要言 明文則徐有貞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 氣也 扎齊書趙郡王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

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 製旗 擲杯 宋史岳 臣義上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高字手書岳飛精忠四字製旗以賜之 又金兵至掖 徐徽言以去金將婁宿誘其降徽言大罵婁宿舉戟向 之徽言以首迎刃飲之酒以杯擲婁宿遂殺

之粘罕聞其死責婁宿曰奈何殺忠義人 衛社稷 竭股肱 漢紀忠臣社稷之衛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 召亮屬以後事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

貞奮淵鑑類函 卷百七十一 人部 忠

力效忠貞之 節 纒之以死 **孔達成衛** 安于定趙 左傳晉以衛 之救陳也詩

焉使人勿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 請以我死遂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衛人以為成 勞以其子復代其位 又智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 氏雖為亂董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趙孟患之 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

氏定將焉用生遂縊而死 申劓斷臂 弘演納肝 劉 新序崔杼弑莊公申劓于海將入死之門斷左臂以告崔 杼令勿納之申劓曰汝疑吾不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與 門者以示崔杼而後入 韓詩外傳狄人逐衛懿公于 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因自出 其肝納懿公之肝齊桓公

聞之曰弘演可謂忠臣矣 溫序銜鬚 典章臆目 漢 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別將荀宇所執欲生降之序 不屈賜以劒令自裁序受劒銜鬚人口中歎曰母令鬚 汗士遂伏劒死 魏統曹公之敗于張繡也唯校尉典 韋力戰門中兵敗賊從他門入韋突殺數人重創賊目 大罵 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 漢書龔勝事詳上忠二 而死

後漢書胡廣六葉祖

而

而

而

而



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
解其衣冠懸符門而去
易位取泉

魏志曹洪傳洪從太祖討董卓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
失馬賊追甚急洪下馬以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
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
得能與太祖俱濟左傳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
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

取駭故公得下車而免
進諫三日後獨一人
比于見微子去箕子諫狂而欺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
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
者三日陳書元帝在江陵遣書周弘直曰京都縉紳
無不附逆惟有周生確子不拔松柏後周一人而已周
生謂弘直

延贇赤心伯顏白液
宋呼延贇傳贇常
兄弘正也

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于壽琴僕使皆然元王伯顏
傳伯顏知福寧州寇至被執賊帥王善曰為吾尹此州
可乎大罵不屈遂被害頭斷湧白

夜加乳死後賊時暗其引兵出人
豈愛一子不事

二君元任志傳志與金兵戰有功金擒其長子以招之
志曰我為大朝帥豈愛一子親射殪之一統志

元蔡子英舉進士累遷顯官元軍敗俄送京師授以
官不受退而上書謂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北遷不食西顧寬憂
宋張叔夜傳叔夜既北遷道中
矣叔夜饗然起仰天大呼而卒又趙鼎傳鼎都督川
陝荆襄諸軍事上疏曰伏望閉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
少寬陛下

東蒲為身奪笏中額
唐紀高重捷與李
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伏見其首
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又朱此據長安召
段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

然奪源休象笏擊泚中額
更衣酌酒投筆抽刀
宋紀金人欲相劉翰翰曰翰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
歸書片紙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
縊漢紀蜀公孫述使容刺來歙未卽死自書

表曰臣奉職不稱為朝廷羞投筆抽刀而絕
引刀

北闕置眼東門
漢蓋寬饒傳寬饒奉封事時執金吾
聽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越世家太宰
嚳讓子胥吳土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報使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 再拜書壁 三呼過河 元闕本

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薄京師水乃朝服與妻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

中奉大夫集賢待講學士閔本夫妻先死處常使絕宗澤

憂憤成疾咏杜甫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絕宗澤

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劉氏鴻書

書著姓 御札賜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

問之御札賜世忠 惟有此子 是乃吾兒 北齊書段

謂世宗曰段孝先忠亮口厚智勇拔備親戚之與朱滔等四

此子反唐紀李希烈反遠顏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

使同宴因使曰都統將稱大號太師遂至是以宰相

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是乃吾 擲家入山 擲器于地 漢卓茂傳陳留人蔡

兄也 可天歎曰昔曾子易簣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各漢至其

臣于疑碧也盛泰眾樂樂工雷海青 唐紀安祿山宴羣

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 抵乳得歸 馬

京冀瀋鑑類 卷三 人部 忠 三

渾以祝 漢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因以是姓 無諱我名 唐貞牛千傳牛千本彭城劉氏

韓世忠傳世忠常戒家人曰我名世忠 比于有知

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漢武五子傳

子胥忘號 唐書周憬諫殺武三思事世憬入比于廟自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胥盡忠而忘其號頽也 古

曰忘號者吳王殺之彼以惡名失其善號頽也 蘇

穿糜暴 風靜馬行 史記趙世家昔吳入郢楚昌勃蘇

一卒也于是羸糧潛行上岬山踰深溪蹠穿膝暴而薄

秦朝以火救秦王出卒萬人敗吳于濁水 北史周

羅喉卒于軍事桓還京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行旋

除殄無為戀恨即時風 履正奉公 寧家安國 漢紀

靜馬行見者無不悲歎 晉孔

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

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傅前委政王導理旬發憤以國事獨已憂及疾篤庚水

省之流涕坦慟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寧家安國之計

乃作兒女 **握節臨難** 搗且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

子相對邪 蘇武節來遂握節督戰而死詔曰握節隕難誠貫古賢

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無忌舟師奔敗乃厲聲曰取我

之從容盡歡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乃縊而死 **晝**

吟夜泣 血碧心丹 魏國策哭入郢蔡昌勃蘇走乞師

乃出復楚國 遂昌雜錄宋鄧 臣力既竭 王道以

劉文丞相贊曰血化碧兮心丹 清唐紀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張

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死當為

厲鬼以殺賊 漢紀范滂曰農夫去 **乃起此論** 終

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重 **不為言** 漢紀劉向以王莽權太重乃集上古以來災祥

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

王氏權 又陰與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祥子褒

古賢淵鑑類函 卷言字 八部 忠

四

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

與厚善以為誓而少實但私之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

登樓望關 斬馬斷弓 宋陳寅傳寅西河州元

忠 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劍而死 北史乙速孤佛保傳

梁將蘭欽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將敗仰天

大哭曰此馬我所乘此弓矢天恩賜吾 **埋土半身**

豈可令賊得乎遂斬馬斷弓自刎而死

投牀不食 唐書劉感成荊州為薛仁果所執令說城中

眾且至勉之仁果怒埋感牛身上中駟殺之 **數十萬**

適傳宋訛反迺問車駕如涼州自投于牀拊膺呼天不

卒 **汗流墨馬** 表達木鷲 備遺錄明靖難時齊泰晚

之以墨塗墨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跡師破

執不屈而死 北史堯君素傳大業末君素拒義師于

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鷲置表于頰具

論事勢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

而歎 **百舉必脫** 三相無私 言百舉必脫計謂脫者

免于禍也 左傳

深室納餽

中流擊楫

高執成

季文子事詳忠二 歸置諸深室審武子職納餽餽焉 晉紀祖逖為豫州

刺史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後 不顧宗親 惟書甲子 東觀漢記王

濟者有如大江 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令招忠時寵弟

從忠為校尉忠恪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謂之曰

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之曰

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公厚恩忠

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南史庾潛自以先世乃晉

輔恥復屈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

號自永初以來 死國黃衫 冲天白氣 隋麥鐵杖傳

惟云甲子而已 仗為先鋒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受國厚恩

今是死日 元紀董博霄拜河南右丞值毛貴兵至拔

翎督戰賊突前搏霄刺 聲響必應 農織皆知 回

殺之無血惟見白氣冲天 疾徐必相應也 若聲忠臣之應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

于明君之詔也 漢龐參傳段然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 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家北齊楊愔傳愔謂輩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 盡力皇

也 又清河王岳傳岳被高歸彥譖憂悸而死後歸彥 反世祖乃知曰清河王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既之殘

我骨 焰中請笏 車旁掛斤 宋史尹穀權知衛州需 請為參謀穀知城危朝服望闕拜已縱火自焚鄰家殺

之火燼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遙見城陷端笏危坐闕門 皆死 晉易雉傳王敦作逆湘中城陷雉被燒不屈數

彈而釋之眾皆賀雉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夫肉必有 筋筋者斤也車旁有 執刀按膝 鑿池扁亭 續文獻

斤吾其戮矣尋破殺 里彌實初為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

皆勦欵迭里彌實仰天歎曰有死而已及聞格論使者 大元臣子即端坐接所佩刀刺喉中心死既死而手猶 執刀按膝蹶然如生 又江萬里以故相家居聞元兵 破襄樊乃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忠

五

及城欲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歸相繼沒沼
中積屍如壘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殮葬之
較之

張許過于段顏宋蘇絨傳邑州城陷賊與家自焚
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一日昔張巡志金

入陷晉寧徐徽言大罵而死事聞高宗撫几歎曰徽言
忠貫日月過于顏真卿段秀實

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
吾不能全公何相

殖晉賈渾傳劉元海作亂遣將喬睢攻陰介休渾抗節
不降世間哉彙書契舟以苟求生以事楊光遠屢

以視息世間哉彙書契舟以苟求生以事楊光遠屢
勸敬達降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邪律

德光聞敬達死
應弦而倒

素傳河東圍甚急看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曰隋
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

非婦人所却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歸第整衣得書

投厠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五代唐姚洪傳洪

古齋淵鑑蠶 卷百七 人部 忠 六

成閬州董璋反以書招洪洪得書投厠中州破執洪洪
罵曰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瘴怒然鏃于前

令壯士十人
多謝相公但知天子

判肉而食之
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

有馬何為舉牀以鬪晉紀永興元年徵前侍中嵇
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辱衛彥卿固守

以下周王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率
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

至死無
氣作山河心如金石

一降者
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臣常傳光武謂羣臣曰王常輔嗣帝室心如金石

也惜百口豈顧二兒山堂肆考魏以崔楷為殿

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

忠而全愛也遂追還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

屬向受一身 綱曰王世充選驍勇集洛陽風突通二

子在 臣分當就死為陛下盡節今 拔劍割雁 鬻指書帛

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 明孫炎傳炎授處州總制為賊所執以燔雁斗酒啜炎

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巨酒大罵不屈 宋史

劉士昭謀復太和縣事取上昭鬻指書帛云 叩馬而

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 設像以朝

義士也扶而去之 唐書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曰臣

白張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巡佯許諾明曰堂上設天

子畫像率將士朝之人皆泣巡引六 舍笑入地 何

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面戴天 宋紀唐重知京兆府金將圍城重度不可支以

我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北

齊書趙郡王徽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

今國家擾擾非吾志也 為善則一 矢節成雙 三國

不守之以正何而戴天 志晉

京齋淵鑑勸 卷言平 人部 忠 七

秦始二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于瞻臨難死義

天下之善一也 宋史趙鼎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元兵

薄州城鼎發語其妻曰吾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為

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鼎發乃大書几上一曰君不

可叛城不可降夫 從容以就 噤鳴而來 一統志云

妻同死節義成雙 人明兵至守將欲致之玉曰我既不得抗慨殺身以殉

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節義 唐書南霽雲至睢陽

與張巡計事睢陽破圍築臺募萬死南霽雲也 吾終不

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南霽雲也 留 自許何在 三國志關羽為曹操所護操壯其為人

恩誓以共死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耳遼以羽

言報操操義之 唐書張巡舉兵討賊至雍邱雍邱令

合孤潮舉城附城潮與巡有舊在潮慙而退 不謀奴

隸 勿負朝廷 周紀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

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諫趙之奴隸况子孫乎 宋史王

忠植為叛將趙相清執請撤離喝使往慶陽城下諭降

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留臣無益

惟公所使

宋紀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留臣無益力求去之許高

書新語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

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利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其膽如

斗有鏃盈升說畧宋張世傑覆舟死屍焚島上其膽如斗宋史岳飛將揚再興本義曹成

將成敗見縛飛奇其貌曰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後再興與兀朮戰死得其屍焚之有箭鏃二升

將皆聽命吾不忍為宋紀宗澤知金虛實遂決入舉

心當協謀勸敵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又蘇賦自湖赴獄親友皆絕交道出廣陵縣于浣往見之

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賊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洗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

忠義分體若蒙公恩謂畢吾事晉紀劉懼至晉陽

則所願也獲膏充飲之酒曰

吾齋淵鑑

卷言事人部忠

八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不敢求生若蒙

公恩速死為幸驥曰義士也宋史文天祥臨刑時從容謂吏卒曰吾車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不知有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皆笑為狂宋紀真宗以王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飲

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文宗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翥獨遂從入關

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不足定矣

相聚如菖北史帝西遷裴俠妻子在東郡鄭偉謂俠

子徐擇木馬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邪遂從入

關史記王蠋死齊亡人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乃校亦為請臣不得默

相聚如菖求諸子立為襄王使仕不屈枯沒喝奴將

宋紀宋以洪皓充金通問使迫使仕不屈枯沒喝奴將

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晉紀秦僕射梁喜等言于秦主興曰君臣之義不薄于

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尊嫡之志願損

其威權非特安弱
乃所以安社稷也
哭授李石 歎呼別戎

為書謝帝曰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
義士塗炭于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引刀刺城

上以諫君父下以示三軍漢書傳變為漢陽太守城
破圍燬于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

能屈欲令棄郡而歸言未終變慄然而 常披破葛衣
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皆呼老鍋匠 明五忠傳河西備不知何位人建葛衣
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備帝衣葛衣

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雖寒必覆故葛衣葛
衣蓋破襖縷竟不肯脫 又補鍋匠不知何許人靖難

時往來夔慶間補鍋皆呼為老鍋匠夔州市中自馮翁
者遇之初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中坐語

竟莫知 置酒會僚吏 炳香讀道書 陳書岳陽王叔
其終 一統志宋徐道明常州人為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

明調守郡姚崇曰君侯計將安出誓曰死守而已道明
古齋淵鑑類編 卷一百一十 人部 忠 九

亟還告其徒曰姓公善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
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燒香讀老子書不為動遂死焉

孝寬則可為 尉佗不足法 明文余闕傳陽守安慶
祠以廟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章孝寬

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 唐書李襲志曰吾
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力刷

先取豈肯亂國不義哉 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遺使持
不足 開壁焚元詔 登舟讀楚詞 元詔招李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 明五忠傳雪菴
和尚明靖難時落髮為僧好觀楚詞時賈楚辭袖之

登小舟急棹灑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 不與時俯仰
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

若有人帶持 與時俯仰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
政忠直遇事敢言惟景衡耳 北史周羅喉行晉絳葛

三州諸軍事進兵中流矢卒其年七月于仲隱夢羅喉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

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絳州城破正當其日也 毀家

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絳州城破正當其日也 毀家

紆楚難 破產報韓仇 左傳楚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中公國班殺子元闕殺於莞

悉以家財求刺客秦王為韓報仇以大夫父五世相韓

故 勿浣侍中血 為題太史裾 晉嵇紹從惠帝戰于蕩陰王帥敗績

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獨以身捍衛兵及御輦飛箭雨

集紹遂死之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裾侍

中血勿浣也 遵聞錄明羅復仁國初為編修後乞休

致太祖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

布衣放 歸田里 均之一死勝爾實多 各盡所能當仁不讓

周書川悅拒命符令奇密語悅于璿委質朝廷璿遂降

詔封璿義陽王悅引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

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

多矣 漢書曹褒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下詔有

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人臣依

義顯君竭忠彰非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豈忍害公 何辭死國 說郛宋苗傳劉正彥叛張魏公

凌在秀州謀舉勤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徐問曰汝非苗劉

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者頗知書寧肯為

賊用况公忠義豈忍加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宋史宋汝為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遇完顏

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為獨馳入其陞將上國書宗弼

劫而縛之汝為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麥鐵杖不知炷艾炙額 馬伏波自願馬革裹屍 隋

鐵杖傳遼東之役鐵杖請為前鋒願謂醫者吳昇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額瓜蒂歎鼻治黃

不羞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後漢書馬援曰方今匈奴

為桓尚擾北邊敢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

革裹 屍耳 我為刺史何來酒監之呼 生一布衣用達史

臣之聽 金史和速嘉安禮為泰安州刺史元兵至城破

為使之跪不屈遂以戈撞其胷而殺之 唐甄齊傳安

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濟不為動元慎遺書于史館

修撰韓愈曰魏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守死不回不以

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諫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

百齋齋齋齋齋 卷之三 人部 忠 十

服賜衣而遇害

觀獻蓋以自誣明孫炎傳炎被執賊拔刀叱解衣炎

曰此紫綺衣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遂遇害元伯顏傳阿合馬誣伯顏平宋時取王桃蓋帝案之無驗後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吾忠良

遺言是乃民之望也

宋米立傳元兵畧江西立被執不降黃萬石論之曰吾亦降矣曰侍

郎國之大臣立一小校何足道但世食君祿國亡何以生為哉左傳楚子囊事詳忠二

涇原二

家河北大旗名宦志唐劉昌為涇原節度使嘗廢將士骸骨分建二大家將曰旌義士曰懷

忠率諸將臨祭莫不感泣一統志宋王友直為天雄軍節度使常張一大旗書宋忠義河北王九郎以自表

喻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

標四字宋紀喻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歎賞卽命頒行一統志明劉源清為進賢令宸濠反清監旗邑門書盡忠報國四字號集義兵效死勿去濠平擢御史

入秦不返空憐正

古嘉瀾鑑類圖

卷三

忠

士

則之形容 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

史記屈原傳原字正則懷

王入秦不返屈原瞻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彙苑張九齡言祿山狼子野心且有

逆相宜卽事誅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為泣下又帝每擇相輒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集彙殿富

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

傳天祥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誦如龜鑑忠肝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章得象為平章事帝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

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忠四

鬢髮動唐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奏者得其髮元通為定州總管劉黑闥髮若

縱飲舞劍州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囚之故吏有

願為漢鬼漢紀王莽執政曲終仰天歎息潰腹而死

俊仰天歎曰願為漢鬼
不能事兩姓飲藥而卒
吾膝如鐵一統志元李濟為高郵知府張士誠陷其城誘之使跪濟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
奇乎濟嘗舉進士第一論者謂不負所執曰吾奉御絳山金完顏絳山傳蔡城破為元兵所執云
奔蓋稱

也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收瘞其骨壓吾君之後雖寸斬不恨矣元帥奔蓋

忠告三卷元紀張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

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宋史黎州通判

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敵曰此南 僵立矐目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家好漢也

翌日得其口井中皆 文不可草宋許彪孫草降文彪

孫曰腕可斷文不 市人右袒周紀齊閔王出走王孫賈呼于市曰淖齒亂齊

可草遂仰藥死 人乃與攻淖齒殺之是齊亡右袒與求閔王子法章

立以 衣冠獨坐一統志元末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王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王翼

百集齋類編 卷言事 人部 忠 五

來告曰新朝寬大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乎即日投井死

忠五

增詩魏曹植怨歌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音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

輔王室二叔反沆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

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

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傅咸集左

傳句為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
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爽忠

而能力不爲利啗古之遺直威黜百端勿使能植唐
李白詠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
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
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創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看淚成血張巡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
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
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崑崙試一臨
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
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宋文天祥正氣

古彙類編類

卷三百

人部忠

三

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濱上則爲日
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巨舍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重孤筆在
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
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
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凜冽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縛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
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

鳳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
易哀哉沮洳塲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
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
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
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
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
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
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
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

古嘉鼎鑑類圖

卷三

人部 忠

古

灑淚時 明方孝孺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
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狗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
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
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噴殺人如麻滿
川谷徧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
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信檣頭萬箭集
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
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
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

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覓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姪尚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增敕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

忠香齋錄類

卷三

人部忠

五

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增諭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謹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謹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漢書卷之九十四 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
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山
然待衛之臣不懈于內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
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
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
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
計口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
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定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諄諫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古魯淵鑑類函

卷言平

人部忠

七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增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于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艱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原陵梁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後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自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長爲片言臨淄見稱又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致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

直齋書目

卷百

人部 忠

六

史傳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劔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旣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各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

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

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變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後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以昭示子

百集齋鑑類

卷言十

人部 忠

五

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倖囚而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徇時故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樂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禮序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卽苟合其且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生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畫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節難乘輿下蓋之耻驅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蕩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鹵張禕引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

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贊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真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疑疑景倚王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姪直隋庾信袁盎諫文帝贊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迴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續維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鑿存亡詎能遺凶暴之累智周萬

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餘跡賸涼邱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諡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忠義一附

晉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以難乎邢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

古意淵鑑類

卷言十 人部 忠

三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賸可謂死節死義矣 稗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也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 又

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
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
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
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
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
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
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潁鄒鳳乘騎逸去時賞至
奮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
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
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古魯齋淵鑑類編

卷言二

八部 忠義

三

忠義二附

原從鼓子

晉奔袁軍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
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

從鼓子之臣曰風沙豈以其孥行軍史執之辭曰我君
是事非事士也名曰君臣豈曰士臣今君實遷臣何賴
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爾祿爵對
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 三國志關
羽傳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無久留意張遼
以情問之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及羽殺頭良曹
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
先主於 原執刀叱攸 舉旛救宣 晉書王育字仲春
袁軍 籊俄而宜左遷萬年合杜令玉攸請宣宜不迎攸怒曰
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攸耳何故不見迎欲以
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
昔而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
宜懼跳下抱育乃止由此知名 後漢書鮑宣字子都
坐距閉使者犬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旛大學下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避丞相
孔光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官罪滅死一等

况卒厚贈 備死不賀
後漢朱暉傳暉為郡吏太守阮

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尚君有所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三國志袁渙傳魏太祖時有傳劉備死

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所與吏獨不賀

嘗下馬號

哭 撾鼓喧呼
三國志王修傳修為袁譚別駕羅大

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

受袁氏厚恩者得收殮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

其義之 宋紀欽宗罷李綱以謝金人大學生陳東

等及都民數萬入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陸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

李邦彥等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召綱

衆皆 奮躍 **傾血以飲**
踰牆而藏後漢劉平傳建武初龐

孫萌平時為郡吏昌曰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哀痛類 卷五 人部 忠義

三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

後數日萌竟死平乃哀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又劉

茂傳建武二年為郡門下掾時赤昌攻郡縣殺長吏及

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

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

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 **更與美談**
終無異詞

戴就傳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

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

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辭色不屈參謂安曰太

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命固宜申斷安毒奈

何評害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安深奇

其壯節即解械吏與美談表其言解釋罪事 又陸績

傳績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

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大守尹璽名乃徵璽請廷尉獄

璽與主簿梁宏功曹使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考陽

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璽宏勳考五

毒肌肉消爛 **以報智伯 不負桓侯**
伯報仇謂襄子

終無異詞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

之至于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晉書蘇

峻寇蘭石桓彝遣將軍俞縱禦之縱敗左右勸退桓侯

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君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也力戰而死 **牽招設祭** **高輝匿孤** 魏志牽招傳袁

從車紹卒又事了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招觀

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晉華軼傳初廣陵高悝

萬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等而軼敗埋藏匿軼二子

及妻嘯嘯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州刺史

請活使君 **得全太守** 元孚帥屬將信鄴魏冀州刺史

與兄帖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鄴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 後漢

彭修傳修仕魏為功曹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兩集修墮打太守得全 **露板請葬** **將車送喪** 晉

閻傳大司馬齊王冏辟閻為豫州取暴尸已三日莫敢

收葬閻與冏故吏李迺宿舍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

者種焉 漢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

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于是東至洛

陽葬畢 **衣不解帶** **乳為生漣** 北史開府王延壽性

乃去 兵十餘年後甚禮之及後疾延在閣下衣不解帶後遣

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衣後

驃騎將軍典宿衛後葬日延繼泣而死 漢李善傳善

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元家延繼泣而死 孤兒始善數

旬諸如僕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去乃潛負續

逃去親哺養乳為生漣推燥居濕備嘗艱難續在孩

古書類編 卷三十八 忠義

忠

楚國先賢傳應余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
余與太守東方袞送力得出賊使射家余以身當箭被
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車劍若身死君全頌
初伏楚以身捍之泣曰章忠願以身代君之中諸君哀之
亦遭先賢相謂曰義上也舍之忠于是召楚以歸
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構子出走賦射之中三創忠昌
請白然後行之 **亦遭五矢** **便被七創** 晉韋忠傳太
抱有事輒長跪 **亦遭五矢** **便被七創** 晉韋忠傳太
楚國先賢傳應余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
余與太守東方袞送力得出賊使射家余以身當箭被
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車劍若身死君全頌

沒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
分欵厨米 共給衣

如兩賊見其義烈釋矣弗告
資三國賊洪傳魏太祖圍張超于雍邱洪從紹請兵欲

求救超紹不聽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賊
根盡無救呼吏士謂曰袁氏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

洪于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
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

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
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脍肉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

康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決曹吏湛卒形送喪還隴
形傳太守隴西梁湛召形為決曹吏湛卒形送喪還隴

西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形獨不去為起墳
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窺夜則負土其妻子

意形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形
不受 視書長歎 持賊大呼 晉紀劉裕攻司馬休之

而歸 延之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
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常于賊洪遊于地下耳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 唐裴度傳王
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

京冀瀕鑑鑑

卷三

人部 忠義

三

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轉刺背裂中
彈又傷首度昌龜得不死吐導駭伏獨驕王義持賊大

呼賊斷義手度墜溝 給送車馬 馬護 蠅 蠅 傳嘉壯
賊意已死囚亡去 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

敵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
身捍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書

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于是兩
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又杜喬傳喬死

獄中與李固俱暴尸于城南道故掾陳留尉史守護尸號
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憤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

驅獲蠅蠅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問梁太后義
而不 靡之不去 喪而復存 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

罪 從事瑛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瑛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
得死所耳豈可去耶已而一騎追瑛義及凝此死吾恨未

年國兵南伐一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
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

得死所耳豈可去耶已而一騎追瑛義及凝此死吾恨未

年國兵南伐一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

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

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仰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屬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何以是處為遂不受而去

笑 請喪慟哭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以邊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降榮曰

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為賊身不斬生何須見沈荆州要

是宋世忠臣不可謂賊身北史陽固傳清河王懌領太

榮歎笑而去容無異色朝野震懷懌諸子及門生察吏莫不慮禍避隱不出固

以前彼聲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

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皆署燕名 不知雋賂 漢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

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囚家守關捕免詔遣覆考燕見

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

哀慕窮鑑類 卷三 忠義 美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撓屈當下蠶室乃歎曰豈

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又宋雋傳太

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失利罪應棄

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得輸

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 持鋤去草 引車入陌 後

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 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

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

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曹自欽與執兕首不修祭祀

又鮑永傳永初為郡功曹以為吏更始時封中陽

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之召以為吏更始時封中陽

侯後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核尉行縣路經更始墓引

車入陌下拜哭盡哀而去又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

帝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

宗忘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烹園何害 志不可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移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

余勿言日不言將烹乞日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國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注微之匿也長者白公也 看

車濟傳張重華以車濟為金城台時為石虎將麻秋所
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
曰吾雖才非靡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
劍而死秋壯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衣親臨
哭

厚髮布哭彭越 江統送愍懷 梁大夫使齊還奏事
彭越頭于洛陽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越頭下祀而哭之 晉江統傳愍懷太子廢賈后諷有
司不許宮臣追送江

結轡而殉治長 升堂以召
諸生 說苑刑崩贈車詳忠二 備遺錄明王省為濟陽
教諭請難師至公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
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論君臣之義一節 鳥中
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乃以頭觸堂柱而死

五百豈從漢帝之招 坐上三千僅得馮公之市 史記
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
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
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戰國策齊馮媛為孟嘗君
收債于薛及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馮媛曰君言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家所寡
有者惟義耳因糜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
者也後孟嘗君就國于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終
日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者乃今見之

忠義二附
詔復七賢 白帖袁秘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
昔死諫得免詔復 晉張軌傳後漢吳詡
其門號曰七賢 晉理無兩直 嘗為馬賢所辟又為
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誅罪應死各引詔為証詡計理無
兩直自刎而死參賢慙愧和釋涼州刺史張軌祭其墓
而旌其

哭于東市 晉向雄傳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大
子孫 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肅事大
市人咸為之悲後與奮為太守以小謹繫雄于獄中
鍾會于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
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
市吾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君復相容其
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
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

右香齋鑑類 卷言下 八部 忠義 三

時由是顯名後漢索盧放傳放初置郡門下採更始

願以身代遂前就斬使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軌放

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安可負君皆見殺又收機司

馬孫極下獄獄吏掠極數百兩蹀骨見終言機冤吏知

極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極仰

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不能救其死忍

復從而誣之乎孟玖等令獄吏詐為極辭亦尼三族極

門人費慈牢意二人詣獄明極冤極暨遣之曰吾義不

負二陸死是我分卿何為爾南曰君既不自負二陸僕又

安可負君周言桓康裝贖桓康隨太祖為軍容從世

極寬政又殺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贖

祖在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贖

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至

山中與門客蕭歆楊球等四十餘人相結復歸江

破邵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南

南從蘇峻反敗而奔趙勸以既滅劉曜當顯明順逆乃

誅約尸其族安懷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乃必同其

竊遜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古書通鑑類編卷言平人部忠義

惟漢晉春秋公孫瓚為袁紹所敗關靖曰吾聞君子陷

寡人于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孤得無預孤託之孤之叔利孤財妾新于府郡守劉

察其許直之叔之子不勝慙且憤毒父死而復訪于府

適達魯花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

法并得以中守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

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

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牌陳告達魯亦信

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死罪蓋鉅萬計孤悉算償信

叱令北向紹領冀州牧

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委審配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後魏太祖

兵入鄴生縛配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督之多也配曰

恨其少耳公曰卿忠干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

爾也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君自在北

盧井宋紀元兵克潭州李芾與帳下沈忠合室盡死潭

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溢林木者相望

枕中出二楮明田汝成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

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

一牛季寡婦得一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
牛則耕踏跟老僕乃費我錢矣阿寄歎曰意主謂我力
不若牛馬邪迺書策樂示可用狀寡婦悉養其屬
得銀一十二兩男寄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
三女婿兩郎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頃之阿寄婦且死
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
網悉分之日以此貽兩
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

忠孝一

書曰商尚蓋前人之術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
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驟駿駉豈
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禮記曰爲人臣之禮不
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

古齊齋淵鑑類編

卷百七

人部

忠孝

五

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史記
趙世家曰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
子世家曰爲人子者母以有己爲人臣者母以有己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
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履以翼天子然後富貴
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問于其
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 晉書段灼傳曰
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

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戚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子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封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不及之而先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

百善船鑑類編

卷言七 人部 忠孝

三

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讀書筆記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于盾也見

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

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爲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

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選自繫焉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從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于

百集類鑑

卷三

人部 忠孝

三

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涕泣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漢書延篤傳曰篤謂荆越雋

太守李玄德曰吾自東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世說曰吳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于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下壺傳曰壺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眡盱見父歿相隨赴戰向時見害眡母裴撫二子屍曰父爲忠臣汝

宜慕淵鑑類函

卷首

人部 忠孝

三

爲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

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

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焉南史劉敬宣傳曰

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

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

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

臣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爲戴僧靜所殺子最大

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

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

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梁書謝蘭傳曰蘭五歲毋父母

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曠食終不進舅
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
之匹因名曰藺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
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還歸于東堂
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
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勳建殊勛以稱朕懷
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
傑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公嘗赴并州過太行山反
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
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
古齊州鑑類函 卷言孝 人部 忠孝

三

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
源東京留守澄之子也澄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
俘爲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
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
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
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
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好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
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郭東
谷贊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

台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
乏濟以參用范志宣公之心卽父之心也何東未平不
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卽君之心也一宋史楊政傳曰
政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
親者必忠于君此見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
毅嘗爲國史編修官明兵夫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
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
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
縊死 元伯顏不花的斤傳曰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
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
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
夫人耳八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
爲忠臣吾卽死復何恨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
花奉其母開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
遂力守孤城而死 明鄭克敏傳畧曰克敏官御史當
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
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
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一統志曰宋
益永樂末進士廉諍寡欲宦遊不挈妻孥卒時惟一僕
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
竟煨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
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 一統志
曰劉翊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內閣呼為東劉先生而
不名居家孝父母沒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
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禱于國孝表于鄉為一代名
臣云 明馮恩傳畧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鋐方獻夫之
奸逮繫詔獄幾死子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
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
乃出一家邪

古書節鑑類

卷三十一

人部 忠孝

五

忠孝三

國楨

家寶

晉書

高密孝以承親忠以奉上實國之
山堂肆考宋時杜孟游太學因童

賈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

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號為寶田杜氏

投箸 粹

胡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劉瓛上書云王之專太妃也
胡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饈太妃未食至

投箸擬飯臣聞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
不忠者乎 漢書蔡何羅反金日磾榨胡投何羅殿下

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

原 石奢自刎

注胡顛也粹胡粹其顛而投殿下也

史記石奢事詳忠孝二 自帖畢謹為亮

畢謹出亡

州別駕張翹劫其母弟妻子魏太祖謝遣

之口卿老母在彼當去謹頓首無二心既遂出亡居布

破張邈生得謀謹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于君君子
不罪之用 兩節並弘 二理同極 南齊書元孫曰

為魯相 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 南史褚彥回謂齊高
帝曰柳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

利二理 亡家憂國 立身成名 漢書公孫述使刺客

同極 而絕帝省書加涕乃賜策日中郎將來欽敬書表投筆

年平定隴羌憂國亡家忠孝類著 畫普王珪拜禮部

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

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各

不遠不撓 可移可事 晉書王允知死不撓求仁不

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 非爲富

孝可移于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于新君

貴 卽是神仙 遭父托遷思慕涕泣長而力學母曹氏

止之荅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 明 爲赴魏

沈練重修岳王祠文忠臣孝子卽是神仙

軍 豈知王臘 三國志諸葛亮子瞻嘗著軍至涪亭戰

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馳赴魏軍而死 漢陳

寵傳寵曾祖父咸見王莽誅何武晚宜等卽乞骸骨去

職三子皆在位後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

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吾祖宗豈知有王氏臘乎

東齊周鑑類 卷五十一 人部 忠孝

考叔稱純 李嵩何罪 左傳穎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羹食而舍

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晉

紀秦主姚興太后率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

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

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僞常

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輿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 先

臣所教 愚夫不爲 宋紀花純仁遺表云先天下而憂

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北史裴讓之弟諏之奔關

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讓之何在荅曰昔吳

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况讓之老 敢諱家客

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

不爲園郎 唐書馬周傳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爲

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所切太宗怪問何

漢書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金日磾弟倫子

敞以世名忠孝太 死則塞禍 貴不爲榮 漢紀督

后詔留侍成帝 吳道受詔

捕范滂縣令郭舉出解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
塞何敢以罪累君又合者毋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浩
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
虓為尚書虓口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
母之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任

天為降印 金以名軍
博物志太尉常山張顯為梁相
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員石顯令趙破之得一金印白忠
孝侯印顯表土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樊行尺校書東觀
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金
史正大二年取河朔諸路歸正人悉送密院增月給米
三倍他軍歲時稿

援袍以鼓 叱馭而行
鳴事詳忠
燕名曰忠孝軍

何以見祖 皆知顯親
統志宋張鐘僕射浚之後
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今日降而死
何以見我祖魏公于地下

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
初譚集陳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
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
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元紀明兵取益
都路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
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不
屈而

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
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為
西魏所擄魏人甚禮之
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
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世
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爽答曰風流
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令見先人 受戒孔子
宋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謹正元主
孔子成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元圍潭州尹穀時寓居
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
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

宣意淵鑑類四 卷三十一 忠孝

傾家貲以犒軍士 破敵全城 封威義郡夫人 其誥畧云
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為人
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
初譚集陳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
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
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元紀明兵取益
都路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
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不
屈而

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
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為
西魏所擄魏人甚禮之
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
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世
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爽答曰風流
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令見先人 受戒孔子
宋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謹正元主
孔子成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元圍潭州尹穀時寓居
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
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

宣意淵鑑類四 卷三十一 忠孝

傾家貲以犒軍士 破敵全城 封威義郡夫人 其誥畧云
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為人
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
初譚集陳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
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
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元紀明兵取益
都路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
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不
屈而

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
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為
西魏所擄魏人甚禮之
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
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世
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爽答曰風流
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令見先人 受戒孔子
宋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謹正元主
孔子成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元圍潭州尹穀時寓居
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
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

宣意淵鑑類四 卷三十一 忠孝

傾家貲以犒軍士 破敵全城 封威義郡夫人 其誥畧云
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天下之為人
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
初譚集陳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
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
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元紀明兵取益
都路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
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不
屈而

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
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為
西魏所擄魏人甚禮之
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
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世
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爽答曰風流
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令見先人 受戒孔子
宋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謹正元主
孔子成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元圍潭州尹穀時寓居
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
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

禮畢與其
家人自焚
不得承命
豈復全交
南史宋竟陵王誕反以劉琨之為參

軍琨之辭曰忠孝不得並全現之有老父在不得承命
誕囚而殺之漢書臧洪傳洪容袁紹書曰本州被侵

郡將遼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致
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屬忠孝之門乎經門

揮涕 謁帝改容 晉書殷仲堪鎮江陵桓靈寶攻之後
生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北史普泰初崔猷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

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目送曰忠孝
之道萃 求郡養母 取心祭父 宋紀洪皓留金十五

此一門 郡養母帝曰卿忠賢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邪 元紀察罕帖木兒為田豐王士誠所刺

計聞帝震悼令攬廟帖木兒襲父職身率將士
誓必復仇遂克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 同日

而至 一方所歸 天祥骸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

貞孝淵鑑類圖 卷青年人部 忠孝 三

州奉其母曾夫人之極同甘而至於人以為忠孝所感
晉書沮渠蒙遜傳羅仇謂其弟翹粥曰吾家累世忠孝

為一方所歸寧人 宜有甄錄 以為鏡戒 北史崔光
負我母我負人

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吏滿奏代詔曰先伯自北海沂
清風遠著兼其兄光前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

甄錄可更任三年以廣風化 漢書帝以三公多免罪
退欲馮勤以善自終因誡之曰忠臣孝子暨照前世以

為鏡戒能盡忠于國則爵賞光乎 卜以善俗 詩為
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

諫書 漢書嚴遵卜筮于成都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
師後王賀嗣位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貞問式曰師何以

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
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 端禮常賜書 敬

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六世孫高宗常御書
宗不識字 忠孝之家四字賜之 性理樂菴李氏曰人

讀書須是識字許 景讓舉一爵 唐賜
敬宗不識忠孝字 陽城語諸生

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年不歸持者斥之南部新書大中間丞郎夏席驛伸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爵象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宜然

生 事宋事元敢二心以逃死一統志未李成大知金壇縣元兵至吏民脅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榜掠不屈先殺其二子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遂遇害 朱史厓山既平文天祥被執張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心乎

忠孝四

貞辭母白帖親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沈王經皆預謀謀訖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被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有

辭主三國志蜀徐庶

不爾金晉周處為中丞朝臣惡其彊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忠孝不得兩全孰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

天子題碑唐書韓思復傳石思復卒諡曰文

安君定親三國志魏文帝思仲曰忠臣孝子宜思仲

乃心本朝晉書武

戒子努力宋史杜衍為宋賢相卒時年八十諡正獻戒其子努

鄉里易名屯田郎中焚黃之夕芝生墓上詔以

所居為忠孝

鄉孝芝盟

忠孝五

貞釋之之言暨華元明帝之戒所

把守魏輿荷望遣將來攻力不能抗不食而死桓沖土

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隨身

守節挹世篤忠

孝乃心本朝

力忠

鄉孝芝盟

貞釋之

把守魏輿

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隨身

守節挹世篤忠

孝乃心本朝

力忠

鄉孝芝盟

忠孝五

所居為忠孝

鄉孝芝盟

忠孝五

所居為忠孝

原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父溫夏清盡孝親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縉纁履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堯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書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

古意備鑑類函

卷三

人部 忠孝

學

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忠于國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負求才之意傳曰爲人子止于孝爲人臣止于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 明宋濂咨郡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鯁口舌以饜瞽時俗實欲學爲忠臣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于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

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卽斥去之此古人所鑑也濂巖父年垂八十日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

經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于孝經也仲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侯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絕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

古香齋續編函

卷三十一

人部

忠孝

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人部三十 孝 祿養

孝一

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 **釋**名曰孝好也愛好父母

如所悅好也 書曰奉先思孝 又曰恪慎克孝 **原**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釋**又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原**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

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思終身弗辱也 **釋**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

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

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歿而不能讀父

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

焉耳 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

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陣無勇非孝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孝子之事親居
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
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毛詩序曰凱風美孝
子也 又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又曰白華孝子
之潔白也 孝經鈞命曰國多孝則風雨時 又曰孝
子如禮泉 孝經左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
巢 漢書賈誼傳曰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延篤傳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根本 北史孝行論曰塞天地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

古纂齋淵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孝

二

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
焉若上智秉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功其
美一也 莊子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孔叢子
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小學紺珠曰孝則生福 又曰治身莫先於孝

孝二

拾遺記曰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昔黃帝伐
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
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 淮南子曰周
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
可謂能子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曰張仲孝友

原列女

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色
編爛衣常取漿上堂跌朴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
於親側 說苑曰閔子騫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
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
寒失鞭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
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

貞君齋類編四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三

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
母還再言三子温

釋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

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披褐擁鎌哭於
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臯
魚曰吾失之三矣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
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
於親友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
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
弟子識之足以誠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
人 **原**戶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

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增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

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

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音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

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原**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

哀齊淵鑑類四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四

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

未嘗不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憂也 漢書刑法志

曰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

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增**

萬石君傳曰萬石君歸老於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翬廁諭音身自澣洗師古曰中翬若今言

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原**金

曰礪傳曰日礪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

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曰磔每見畫
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長沙義士古初父
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
而火滅 孔奮傳曰奮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
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江革傳曰革遭亂負母
逃難數遇賊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是
以不忍犯之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富家
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
稱之曰江巨孝 東觀漢記曰黃香舉孝廉爲郡五
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

古香齋鑑類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五

滋味暑卽扇枕寒卽以身温席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
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
苞曰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
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母慙而還之 續漢書曰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
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
坐愈恭林宗見而竒之與言因請寓宿旣而日夕容殺
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共客
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東觀漢記曰趙咨性至

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
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
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惜諸盜皆
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

增蘇氏家

語曰漢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
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搜神記曰董永東漢末家貧
傭耕以養其父父歿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爲奴
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
妻永與俱詣錢主遂織絹於裴氏織三百練以償一月
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

古書齋鑑類

卷五

人部 孝

六

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東漢末

媯皓父昆被劫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號
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
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增魏志高柔傳曰時制吏遭

大喪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
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
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
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晉夏方傳曰方家遭疫癘父母
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
十有七載葬送得畢 許孜傳曰孜立宅墓次丞丞朝

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麀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
同遊不相博噬 **原** 桑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

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

勝哀 **增** 王哀傳曰哀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 王延傳曰延事

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

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 **原** 荀氏家傳曰晉荀顗或作

瑜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

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增** 晉書曰王戎母

喪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和嶠父喪禮法自持而哀毀

古查齋鑑類 **卷三** 人部 孝 七

不踰於戎嶠生孝戎死孝 **原**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

隱之兄也母葬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

斷絕至七祭嘔血而死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

兒時隨父母卧夏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去

我及父母也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遭母喪哀毀過禮

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輟事流涕悲不

自勝 **增** 殷仲堪傳曰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

醫術究其精妙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又父常患

耳聰聞狀下蟻動謂之牛鬪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

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而對曰臣進退維谷 **原** 師覺

授孝子傳曰晉程潛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
祖母憐之嚼肉以食覺有味便吐去 何子平傳曰子
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菜麥人
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
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
絮 **增**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居喪每至墓所草爲之
枯白兔白鳩馴擾其間 邱傑傳曰傑十四遭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蟇
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
痢斗了數升 謝貞傳曰貞七歲時祖母阮氏苦風眩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八

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見祖母不食亦不食親族
莫不竒之十四丁父艱號哀頓地絕而復蘇 司馬景
傳曰景字文昇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毀瘠骨立服
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
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憔悴使人惻
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 魏書趙琰傳曰琰以不
得葬二親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
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蕭祇傳曰祇子放隨父至鄴祇
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舍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
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

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為至孝之感 北周陸通傳曰
通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
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孝
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隋李顯達傳曰顯達父
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樵遂至滅性
薛溶傳曰溶母亡歸葬時值隆冬衰絰徒跣冒犯霜
雪行五百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 田翼傳曰母卧疾
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亦不食 李德饒傳曰
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
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

古香齋雜類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九

雪行四十餘里單衣徒跣號踊幾絕曾葬者千餘人莫
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
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敬村里為和
順里 劉德威傳曰德威子審理少喪母為祖母元所
養元輒疾病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神明吾
一顧念病輒間 唐竇抗傳曰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
弛居喪哀癯過常母卒數號絕 鄭善果傳曰善果父
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
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李迥秀傳曰迥秀母少賤妻常嘗膝痺母聞不樂迥

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遠顏色何
可留 唐書段秀實傳曰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
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崔瑗傳曰諸崔自咸通
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
曾王母長孫夫人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
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
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宋王仁鎬傳曰鎬拜節度
使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
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 張齊賢傳曰太宗命齊賢
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尋丁內艱水漿不人口者七日

古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十一

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 顧忻傳曰忻
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
母之室問所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象傳曰象
事父母以孝聞號泣營葬聞者悽愴未嘗食肉衣帛或
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怖色燕百餘集廬中
禾生墓側吐九穗遠近目爲成孝子 杜誼傳曰誼父
母喪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間泥水
沒胛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以漆塗之每
覆一畚必三繞墳而號然後去 支漸傳曰漸年七十
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蛇狸兔擾其傍白雀白

烏日集於壘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遼
史耶律安搏傳曰耶律安搏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
禮見者傷之太祖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及長
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陳顏傳
曰顏父光仕宋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
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
殺人光繫獄拷掠不能勝因自誣服顏請代死太守哀
之未敢決會帥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兩釋
之 元史蕭道壽傳曰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夫
婦親侍櫛沐必俟母食而後退食母寢而後就寢出必

告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而受母
命起乃起後再拜謝邑喜乃退 畢也連荅立迷裏
氏傳曰父喪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湧起 劉通
傳曰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年八十
五目忽復明 湯霖傳曰霖母病熱思冰時天大暑求
之不得號呼累日池中忽聞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
漸也奉母疾愈 輟耕錄曰陶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
張跳躅啗牀簀衾禡醫莫能愈明元招心嚙舌以代母
痛一日禱於神將割一瓣爲湯劑引刀欲下忽有鄰童
自外躍入叱曰毋日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

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視其畫藥方也
鄰兒醒叩之無所知遂如其方治之母終身痛不再舉

明一統志曰洪武時顧仲禮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
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
何以爲養子俄疾風蝗盡去苗得穀揚明蔡遷傳畧

曰合肥陳文者早喪父奉母至孝至孝家歸太祖積
官都督僉事卒封東海侯諡孝勇明曾得諡孝者文一
人而已洪武實錄曰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

至孝常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
食瘠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卽以供母母病復
愈嘉善淵鑑類函卷五十一人部孝

差人以爲孝感所致請表其門曰孝行宋濂危孝子

傳曰危貞昉父孝先坐法謫役貞昉以身願代上從之

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質體羸弱不勝負

任之苦越七月病卒陳繼傳畧曰繼奉母至孝有司

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行滙母飲以壺漿拜而

後飲帝聞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永樂中舉孝

行仍旌其母曰貞節儲福傳畧曰福殉靖難妻弟與

其母韓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

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澣衣間邊

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廬

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營葬廬

墓傍年八十餘卒後席草不復生 劉文煥傳畧曰
文煥早喪父奉母至孝躬自築墳哀毀骨立嘗鑿墓傍
不數尺泉湧出味且甘冽人呼爲孝子泉

孝三

循陔 倚門 東廣微補亡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
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
俟

嗣服 繼志 詩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
父 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平善繼人之志 **驢鳴** 鶴斗 後漢戴良傳良字叔鸞
善述人之事 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禮樂焉憲音虛計反 晉吳隱之傳隱之執鸞警過
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鸞警叫

察色 禮記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東觀漢記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

古香齋類編 卷三十一 人部 孝

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
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
異

錫類 奉先 類 詩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 書奉先思孝
後漢書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

望順不還乃嚙指順心動棄薪走歸 白晡盛彥母王
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母病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

恨俟彥行取蟻蟪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歲
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

絕而復蘇目豁然即開 **分棊** 抱奈 合璧事類
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捨棊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

焉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噉義其孝乃以水
肉遺之 晉書王祥性至孝有丹奈結

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禪窟** 咸鄉
北史皇甫遐遭後母喪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

陰雨則穿窟睛霽則營墓 拾遺記邳奇居喪盡禮以
淚浸地即融

俗謂之融鄉 **德無加** 行莫大 孝經聖人之德無
人之行莫 **赤鳥巢門** 白兔遊墓 華陽國志莫順養
大干孝 母赤鳥巢門 白

帖後漢方儲劬喪父事母母終負土成墳白冠游其下

瓜陸徽廣州先賢傳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

將母適避隱居增城縣界合選復合居署門下吏不就

珍味隨時進前也蕭廣濟孝子傳設憚七歲喪父哀

號毀樵不為戲弄得瓜果可陳紀畫像

海內先賢傳陳紀字元方實之子也至德絕俗才達過

人恣恣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行表上尚書

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孫盛逸士傳丁蘭少喪考妣

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鄰人張

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

之叔醉疾來詆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即奮劍殺張

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

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遂上之圖其形於雲臺

夏木地義天經孝經左契孝子之綱身也猶春氣之

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注曰火木之子夏火之位

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古齊齊淵鑑類函

卷三

人部 孝

內

烏棲冠上

泉湧舍傍

家語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冠漢書姜詩母好江水詩

子因遠汲溺死詩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身先鍼灸

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並雙鯉同出

食不鹽酥或應鍼灸以身先試唐元德秀傳德秀少

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髮皆禿落

入京既擢用母亡食不鹽酥藉無茵褥

綿定奇温梁荀匠傳匠居喪三年足不出戶自括髮不

世說晉朱百年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

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卧具覆之覺即引去謂思

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

悲勵思遠亦為感泣蒲萄不舉

雕胡自生唐陳叔達

傳達為訥言常賜食得蒲萄不舉唐高祖問之對曰臣

母病渴常求不能致臣願奉之帝曰卿有母遺乎因賜

二燈照墓

一石依舟錄異記陰元之父葬後墓前常有二燈來照至明乃

息一統志漢隗相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

就飲相以舟汲之患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

依人以有若成人必為佳器遭喪居處禮度有若

為孝感晉書韋忠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

中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

器為佳病從指入酒向足流嘗有疾渾跪請病授已

有頃覺疾從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孝菴唐貴

直言父道神代宗時以泚禁中事賜鳩杖直言白中使

請自執器以飲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自憂無此

飲立盡酒忽從左足出具奏父得流南海

弟願得為兄唐岑文本傳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

之文本泣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

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孝菴李密聘吳

與主與羣臣論寧為兄弟密曰願為兄奉之日長帷車袖劔

乘馬逐鹿所殺涓母娥親自傷父辭不報乃帷車袖劔

嘉善淵鑑類函卷三皇人部孝

五

白日刺毒都亭前說徐諸縣顏色不變日父讎已報請

就戮會赦得免州郡贊歎勒石表閭陳書吳明徹幼

孤性至孝感父樹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

種時亢旱苗枯明徹每至田中號泣居數日有自田還

者云苗已更生及往如言秋日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

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

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特遣二婢加賜一

時果驗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

進晉書祖納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敬聞

帝之遺其二婢元史鐵哥甫四歲與叔父那摩入見

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晨午分膳

朝暮送粥孝菴宋陸時雍補郡學生念母兄時不給詔

一膳分為晨午後漢樊儵傳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

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餼粥

廬棲小鳥門帶長蛇魏書王崇母亡晝夜哭泣如雀

棲於崇廬朝夕不去陶潛孝傳殷陶年十二以孝稱

遭父喪有長蛇帶其門塞家奔走海以柩在獨居廬不

勤 操瓶湧泉 種瓜辨葬拾遺記曹會慕曾參之行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

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井泉自湧清美於常南史韓

靈敏傳靈敏早孤與兄靈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

瓜半畝甥採瓜子暮便復生以此遂辨葬事

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

進侃悽懷良久曰少年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世說新語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

問痛也荅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鳥常銜火 馬暫駁芻拾遺記鄧奇居飛鳥銜火夾之

登山濟水雖夜如晝之明也蘇氏家語魏程堅

母喪哀號擲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曹輟芻草必

先母老 不逮親存宋史賈黃中出知襄州自言母老

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

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韓詩外傳

會子事詳後祿養二 相戒勿犯 令視為法隋華秋傳秋家貧

終負土成墳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兔奔入秋廬

中匿秋膝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表其門閭後羣盜

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宋史趙

君錫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在父頁規每出必扶植上

下雖立僕御中常從謁文彥博彥博異樹為之枯

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王彥後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

百善淵鑑類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六

斧不可拔晉紀王褒父歿後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

害乃彌巨斧盡砍殺虎明三亦死立元史石明三母為虎所

不用生男獨異志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

木蘭是女郎下詳孝二 讚諦為首 考叔稱純孝苑唐王讚諦

墳二十年不脫衰麻黜陟使韋璠奏劍南孝橋懷三

子十六人讚諦為首左傳穎考叔純孝也 橋懷三

箇梅放一枝人物志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

史龍廣寒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誕初啓花燭舉

壽鵬忽梅花一枝入牖香色絕佳人以孝梅稱之上大

夫各贈 風吹卽倒 籠負爲安 北齊書崔悅傳崔仲文弟子約五歲喪父

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曰崔九作孝風吹卽倒

三國鮑出傳鮑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與母容南

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危險不知負之爲安乃以籠盛

其母獨自負 踐地避石 叩水召鱗山堂肆考宋徐

之到鄉里 生不用石器遇石避而不踐 晉史孝友傳王延叩水

而召鱗又本傳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爾汾叩水而

哭忽有魚 惟噉麥粥 不食羊肝 北齊書徐孝克所

湧出水上 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糲米者孝克

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北史辛少雍有孝行爲祖

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肝少雍 樹下拜果 山

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中問藤 生柑不啻饑渴謝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

下膝爲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食之病遂瘳 又齊雁門解叔謙母疾夜於庭中祈福聞空中云得

吉齋潤鑑類四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七

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鄧境

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

驗并示其 漬酒之法 一月臥冰 三年泣血 禱於天祖臥水上

三月 禮記高子皐執親之喪泣 不書官紙 常立

屏風 晉阮孝緒傳孝緒十餘歲隨父爲湖州從事不書

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蘇氏家語杜陵蕭彪爲巴

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 執經隴畔 舉手輿中

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後漢孫期傳期家貧事母至孝技豕奉養從學者皆挑

經隴畔以隨之 漢韓延壽傳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

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

日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

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

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 受脯不食 納屨以行 呂氏春秋趙宣孟將之絳見 脯二胸拜受之不飲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時以遺之宣 孟更賜之二脯遂去注說古委字也 宋書謝瞻生母

郭氏病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母疾畏驚一家尊卑感觸至性咸納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歸非所願 眠亦不安元史陳韶孫父列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號泣隨父道過遼

陽平章塔出見而問之語曰天子寬仁罰弗及嗣我返汝故鄉汝願乎對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

南史宋袁君正數歲父疾晝夜專侍人勸暫休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

山分復合元李忠傳忠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

指墮更生郇保山移所遇居民廬舍皆摧墜傾圮將

近忠家其山分而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免

大唐新語孟景休丁母憂哀毀滅性及葬既而履霜脚指皆墮旣而

復生如初

畫扇留篋 滴淚裂軛南史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有

感慕之色求母遺物惟有一畫扇每至感恩輒開

篋流涕

烏助泣 一犬隨號張氏家乘明成化時華亭張溥字兩山以孝義聞父母暨祖母三喪

相繼溥晝夜哀泣有羣鳥喧集庭樹以血和淚賦三挽哀袁詩一時名公題咏成帙傳於世溥遂終身不服紅

紫隋書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滅

性家有一犬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

號鳥傷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河

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中山孝讓死於野外以香

木靈芝瘞掩其尸閭里吊送號哭之聲動於林谷河源

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

骨爲塵埃然後乃食大禹隨山導川乃施其地爲林老

純孝之國

宋劉敬叔異苑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羣鳥

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遂名

縣爲烏傷王莽改

私置木主 陽舉水漿明楊士奇

爲孝鳥以彰其行

改適每祭先不令士奇與士奇怪而問母母告以故士

高年六歲悲愴不已乃私置三木主視於別室早必焚

香拜跪

又虞謹傳謹父歿水漿不

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卽引去

跪受丹書

禱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

人病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

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北史梁彥先七歲時父遇

國名扶老 縣

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先憂卒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

一夕髮盡白 三年味不甘 元郭道卿傳郭氏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父道癯嘗病危甚庭燐憂悴一夕髮盡白北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

弄雛老萊子 鎮石枯桑君 列女傳老萊子事盡 叔痺母常有疾淑偉中夜祈禱忽有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患時令泄氣在亥可西南求白石鎮之

哀罷鄰人社 榮迴宰相班 三國志魏日如言而愈 合璧事類唐懿宗誕日宴慈仁寺人聞之為之罷社 歲喪母母於社日亡來歲鄰人舉社修感念母哀其鄰

未嘗易衣櫛 官拜恩於延過班候夫人憎神榮之 日如言而愈 哀罷鄰人社 榮迴宰相班 王修年七

髮 仍然擁笏垂魚 一統志明王中性至孝母歿旦夕門 榮苑唐曹成王皇漕誅在治念其母大妃老將驚而賊出則囚服就耕入則擁笏垂魚坦施白若

古齋淵鑑類編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九

孟宗哭而冬笋出 劉殷泣而霜菓生 白帖孟宗後母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出 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重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祠地便有菓生焉

劉茂養親竭茲筋力 孔高備卒變乃姓名 後漢書劉真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孔 高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縣河里街卒 明年

對芋嗚咽難勝 今日聞筆悲哀頓絕 說郛離于文宗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南史張稷所生母少執筆仗母歿開兒彈筆聲悲痛頓絕遂終身不復

孔門高弟見益母而思 王氏諸生廢蓼莪之詠 聽 毛詩注疏王風中谷有藿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母也曾子見益母而感 晉書王褒事詳擊二

成溝渠而注地慘矣娥金 緣旛竿以上天冤哉青血 李苑李娥父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

竭爐而金不出吳令耗折官物卽坐斬娥年十五遂自

投爐中於是金液沸溢寒爐而下遂成溝渠注二十里所收金億萬計王純孝子傅周青許同郡周少君少君病未獲成禮而終青往為殮十餘年公布勸令改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自投姑女告青殺害被誣刑于市青謂盜刑者曰願樹長竿白幡不殺溪虎山龍之異公姑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類亦助號聲 黃衣紅帕之神人恍聞告語州人陰元

之父歿於墓元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元史王莽傳荐父疾甚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

大人未見豈容冬李之先嘗 童子何悲為有桑林之

可葬南史梁王僧孺年五歲有醜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周書裴使

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使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

百慕淵鑑類函 卷章王 人部 孝 三

容莫覩新唐書薛收于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乃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五代新說梁陶黃門季直五歲喪

母母在時染衣于外贖歸抱之號泣聞者酸感 **上帝**

賜七年之粟竊幸非虛 太尉驚五歲之兒乃能如是

昔書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壑而掘之得粟十五鍾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珍元史郭狗狗傳狗

狗父寧守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陷大良平全家被俘太尉將殺寧狗請口勿殺我父當殺我 **太尉驚問**

曰是兒幾歲邪寧曰五歲曰五歲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由是寧家得還

孝四

原盡歡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

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白鳩郎淮太守郡民徐憲 **越燒他舍**後漢書蔡順

草梁任昉述異記舜草今之孝草也

在喪致哀有白鳩巢門側引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中災火偏其舍順伏棺
號哭火遂越燒他舍
執骸而歿陶督孝傳廉範者京兆人也少孤十

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龍執骸而歿船人
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注執骸一作抱棺
藥人物志漢真侯新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年一日忽

夢其父告之曰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仕宦後桑
枝上訪驚起往視果二國志魏司馬芝遊

得藥進之母病立愈惟在諸君亂荆川於晉陽山過

賦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

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

得免烏為銜壤徐廣孝子傳巴郡文壤母死兄弟二

數千銜土壤金鏡療目北史張元傳元祖喪明元恒

助以成墳憂泣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

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願祖目

見明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母越三日

果明游先白母五代史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

車不能升孝苑梁蕭鈞所生母貴人卒居喪盡禮服

嘉善齋鑑類四卷三皇人部孝

而止典錢以開武帝即何謂不多南史庾子輿五歲

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讀孝經手不釋卷

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水退瞿塘世說庾子

荅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輿父卒官

巴西秦喪歸至巴東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門其夜水

忽減退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預如襍本不

通瞿塘水白鶴雙下南史庾域有孝行母好鶴唳

退為庾公域故攷營求一日雙鶴來下

盜共舉輿唐書牛徽父蔚避地於梁徽與子扶籃輿歷

母駭驚及前谷又逢盜輿相語息拜曰親老而疾宗

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烏來候哭後周書宗

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甦者三有羣藥似竹根

烏數千束集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南史劉靈哲母病祈禱炮摯夢黃衣老人與藥曰取療

母及覽藥在枕間食之果差藥似竹根種於齋前葉似葦

祝鳩祝鳩有性左傳邾子曰吾高祖少皞擊之立也葦

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須待姨差齊書高帝第十一

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燒差

未起兵城中乏食煥尚幼煮糠核而食之常往候樂頤之醴厚供母

庾泉之常往候樂頤之醴厚供母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泉之曰卿

過於芳季位顧跪讀父書吳書顧愷每得父書灑掃几席跪而讀之櫛

我非郭林宗南史張敷小名櫛父卻小名黎宋文帝嘗之曰櫛

不比黎南史張敷小名櫛父卻小名黎宋文帝嘗之曰櫛

名孝鳩雀巢樹唐書張九齡選中書侍郎以母喪解

張里巢於楊梅三實南史王虛之母喪盡哀屋夜有光

徐廣孝子傳王靈之喪父母二十年臨醮不人其口所任屋夜有光

晉安王蕭子懋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篤請僧行道有

獻蓮花供佛者眾僧以銅瓶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

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齊竟花如故七日齋畢花

更鮮紀視嬰中稍有根鬚阮病奪差世稱其孝感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五

火留神許字輟耕錄唐鄭潛曜母寢疾潛曜不積面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

翼日母愈雷雨不霑臥地元王庸傳庸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一夕雷雨暴

至鄰人持寢具往欲蔽之見事母如事將軍宋周暉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

志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王潮見

弟獨扶其母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

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為之請乃舍之

孝五

原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

志侔姜姬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

考勤時從之干征奄邁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

祕笱稽康思親詩曰奈河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

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
孤焚斃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
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
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
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
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親遺物兮
心崩摧中夜號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
思子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願自憐兮
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
竟復來痛隱隱兮不可裁

○晉束皙補亡詩曰循彼

古齊淵鑑類函

卷言主

入部 孝

三

南陔言採其蘭兮戀庭幃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遊
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欲其柔眷戀庭幃
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懶有懶在河之涘淩
波赴汨噬魴捕鯉噉噉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優敬薄惟禽
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萼被於幽
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跖
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渥而不渝竭誠盡敬覺覺忘劬白
華元足在邱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
黜辱 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
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悼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

下曾閱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卽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旣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遵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忒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冲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哀齋雜錄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孝

五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緲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余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元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凡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戀懷袖極願盡歡奈何慈妣歸體幽誕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

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于事親上下無怨不惡于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明太祖

思親歌曰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動雛翎少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内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

飛緊相隨雖知反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獻歔歔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鳥乎將何伸

原賦 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驚觀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旄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刻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矐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

古齊湘鑑圖

卷五

人部 孝

五

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温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真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旣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鷺庶遐蹤於公曰 **贈**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檣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邱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笋王斲冰以鱗鮮黃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原** 梁武帝孝

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
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邱感風樹而長
悲雖一志一作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
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刻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
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青陰不娛
悅於懷抱惟罔極而纏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
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
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報親
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古香齋續類函

卷五

人部 孝

美

增詔漢宣帝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
經凶災而吏繇事顏師古注曰繇讀日徭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

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殮送終盡其子道 北周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
立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曰皇帝諭德懋知在窮疚哀毀
過禮倚閭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
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
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詔表其門閭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臣以險釁風遭閔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熒熒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嬰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益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誣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

古齊齋涓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孝

三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疴羸之極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四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

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增序晉書孝友傳前序曰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尊賢忘劬集苞思藝黎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棄薪流慟銜索興嗟洒風樹以墮心煩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身以匡化懷履水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丞丞弘

古齋淵鑑類函

卷三

人部 孝

天

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時王之祉烏駟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 **原**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原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我烈祖暨於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駟擾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

克明惟懿惟醇官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益之以
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
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馴兔宅我柏林神
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既以為
已華惟余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原贊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
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
詠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
顧我復我荅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
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漣

古齋消鑑類函 卷言至 人部 孝

完

增銘明西蜀劉瑞孝娥井銘曰天柱斃日為月禍忠烈
姦樽孽娥痛父冤冤莫泄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音
噴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竭娥岳
也飛女

祿養一

增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為吏祿不及釜尚怏怏而喜
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
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車常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
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前漢翟方進傳曰方進為丞

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

後漢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

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謂不廣屢

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謝承後漢書曰周盤字

堅伯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

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吳魯肅傳曰孫權貴重肅賜

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晉何琦傳曰琦

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

補宣城涇縣令及丁母憂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

享壽編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祿養

三

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

旦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

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南史薛濬傳曰帝聞濬事母

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梁書

謝朓傳曰明帝徵朓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

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給以

卿祿劉之遴傳曰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

母年高故令卿錦衣還鄉盡榮養之適徐孝克傳曰

孝克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

珍果納紳帶中知其以遺母也啓聞宣帝嗟歎良久勅
自今有寡孝克前饌並許將還餉母 陳何子平傳曰
子平除海虞令祿惟供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
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慚而退 孝苑曰隋
費冠卿登第後母歿遂廬墓終身歎曰得祿而親不在
何以祿爲再詔不起 說苑曰唐岑文本起自孤生致
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帷幄而事母獨以盡養
聞 人物志曰唐邱爲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歷官
至太子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
之半 宋史王萬傳曰帝以萬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十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祿養 三

貫田五百畝以膳其家 張巨源傳曰源弟俛事母至
孝帝賜其母粟帛 元史布魯海牙傳曰布魯海牙性
至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
不入私室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
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祿養一

原性養 烏哺 孝經日用三性之養 白 捧檄喜

列鼎思 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
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捧檄入喜

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服終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至奉乃歎曰賢者不可測昔日之喜爲親也 家語子

路事詳 孝二 將吏拜迎 公卿上壽 魏志張遼屯合肥時
遼母至屯遼出迎所

督諸軍將吏皆拜道側觀者榮之後漢張酺傳酺為太尉雖在公位父嘗歸田里酺每遷職輒一請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請酺府奉酒上壽極歡拜來王導賀有孫權白帖

母孫氏訓潭忠義後蘇峻反潭有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拜吳志顧雍為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增求兼京兆不擇南州

唐書姜公輔以母老無養求為京兆戶曹參軍唐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

笑不對策泣以投書宋史尹和靖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嘗應舉發策有殺元祐黨人

議笑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媻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意汝

以善養乃祿養邪晉書緱氏合初到縣遂為士伍

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

耳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此牛聲

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吾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

苦勤百口必均二親無恙新唐書裴向能以學問持門戶內外親戚百餘口俸

古香齋鑑類圖卷五十一 人部 祿養 三

祿必均世稱其孝唐李邕撰郭元振行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三釜偏樂

一鍾亦榮莊子寓言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注曰泊謂不及親也

唐韋應物送周少府詩乃為主簿遂改連州晉書

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忻何琦十歲喪父事母朝夕色養嘗患甘旨不贍乃為部主簿因話錄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

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

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

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待愛我切遂改授連州

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遂改授連州

手詔存問中使迎還山堂肆考宋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合璧

事類陸贄為中書舍人母韋氏在江東帝遣中使迎還

留飲上饌對客侍立語林明張倫官太原知府歸省郡守過侯父留與飲倫持

請倫退守不敢當父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主之吾

兒持將酒耳 灑水燕談中陳省華三子唐叟堯佐堯

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區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

樞密次子直史節少子知制誥序對客命三子侍立

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不脫朝服 未嘗君羹 北齊書趙隱字彥深三歲母便

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彥深泣

曰天若哀矜兒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

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子相泣封宜陽國太妃左

傳穎者叔為穎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莊公賜之食食

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傍無几杖 侍**

皆青紫 後漢書胡廣傳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為太

又耿弁傳弁父况疾兄 **忍令若曹樂 將為父母榮**

第六人皆垂青紫省侍 事文類聚宋范文正公為參政時告諸子曰我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

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恨者

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

古孝齋別錄類 卷之三 人部 祿養 三

田宅云 唐韓愈文集歐陽詹闔人也父母老矣捨朝

夕之養以事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

仲山改官南都 巨源特給日契 明紀王問字仲山

政念父年高求便養改南兵曹 晉書山濤傳帝以濤

母老辭職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

秩崇重時 莫與比

祿養三

求補外職 孝苑宋何麗天宦游中都久未得歸賦懷

朝廷嘉其志詔嶺 三篇如毛詩體隨表上進以求補外

南遠官皆許迎養 **與家人齒** 新唐書崔彥昭雖宰相

柔聲在左右無 **瞿然起就** 宋歐陽修撰與家人齒顏色

薄土人多其孝 **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

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 **特為作殿**

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瞿然起就之 **殿**

志張遂傳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

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願左右曰此亦古之名虎也為

起第舍又特及今為樂合璧事類遺康靖公傑會郊

為寇母作殿祀當進階封且在一子京官

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當

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樂許之

遂以升堂慶母又曰趙隱輔政他宰相士艷其榮

唐蕭嵩傳嵩請老修時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

為工部郎衛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艷其

榮求為知院官彙苑許康佐苦家貧母老求為知院

命皆不肯就人侍左右如褐衣唐書蕭儂母韋氏儂

皆知其為親屈時衣

祿養四

增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徇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

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古臺齋鼎鑑類四卷章上人部 祿養 三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

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筭味更覺綵衣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空參送李賓客荆南迎親詩曰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

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

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

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

詩曰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

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

馬迎惟慮郡齋賓友少一杯春酒共誰傾

書隋薛濬與弟書曰自釋褐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

禮序後漢孝友列傳序曰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古書淵鑑類編

卷五十五

人部 祿養

三

夫患水菽之薄于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人部三十一 違離 不孝 仁 寬恕上

違離一

增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說曰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違離二

增孝苑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想憶汝耳更無他也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違離

一

家語曰曾子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臂以呼汝耳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 又曰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齋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後漢書曰袁閔父賀為彭城相閔往省變姓名徒行至府門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識之密呼入見未幾辭出賀遣車送之稱疾不乘往返郡界無知者延熹末黨事將作閔乃築土室自牖納飲食旦則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見母去便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稗史曰孫恩作亂吳

人陳遺避兵與母相失母思之晝夜哭泣遂失明比歸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南齊書曰庾道愍襁褓時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既至去交州尚遠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常入村日暮兩驥寄止人家有一媪負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北史魏裴訥之傳曰訥之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於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人以爲孝感魏閻元明傳曰元明少而至孝行著鄉間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

古查彌鑑類

卷五

人部 遠雜

二

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目便開周書劉璠傳曰母在建康邁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體痛楚尋而家信至云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復甦當身痛之晨卽母死之日也宋史彭乘傳曰乘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瞻顧皆有從宦之樂乘西望鄉關愴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翼日奏乞歸養朱壽昌傳曰壽昌母劉氏父巽妾也爲巽所出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後方知之言輒流涕不御酒肉灼背燒頂刺血寫經棄官行求四方與家人訣曰不見

母吾不返也遂得之於同州劉氏年七十餘矣 支漸
傳曰漸母喪有白蛇白兔擾其墓傍白雀白鳥集於隴
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
婦卽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
其親 元史尹莘傳曰莘遊學京師夢母心疾怪之馳
歸母已亡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持祭品詣墓哭奠
風雨不廢 孝苑曰洪武初吳聰爲蕪湖縣丞思其親
晝海雲南望圖懸於壁蓋由其家遠親衰不得迎養也
民有不敬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
憂汝幸得在膝下何爲不孝人多感化者 又曰劉謹

高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禮雜

三

洪武中父謫戍雲南兄以督運死謹方六歲問家人曰
雲南何方家人指示之卽朝夕向之拜年十四慨然曰
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卽治裝往尋闕六
月間關至戍所遇父相持號慟國法次子不得代戍乃
復歸攜其兄子往父始得還 又曰程通貢入太學聞
父卒嶺南徒步扶襯還廬墓三載其祖平先坐事充軍
延安至是通還太學上章請還其祖言臣幼而無父祖
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
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哀切太祖持其章不下密
令兵部召其祖至并召通合對立玉階下問通曰汝識

此人否祖孫相持嘆咽遂完聚如初

違離三

倚問

加

傷周紀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返則吾

倚閭而望

三國管寧傳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四時祠祭常持一觴泫然流涕

鬻手 抱

足之常自鬻其手鬻則覺手痛而人未之信候賜在田使母鬻手而暢即歸 孝苑晉呂尚之生父安遠方

不還復有傳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

馬抱父足流涕迎以歸

原戀庭闈

陟配 帖 白帖皆

心不遑安

靡瞻靡依

必告必面

詩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禮記

夫為人子者出

何食何嘗

不易不過

詩靡盬匪父靡依匪母 禮記

父母何食工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母

何嘗 禮記 視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增夢求一見

京冀淵鑑類函卷五

八部 違離

四

書有亟來

南齊書官都王鏗三歲喪母自悲不識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哭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生

宋史唐聯傳聯父遊瀘南瞻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夜半號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亟來二字吾父得毋有也乎遂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瞻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

歎曰天行汝也是日疾少開

叱木成馬

截筒寄

神史彙編至元間陝西崔人勇代廣西報母病大哭欲絕有丐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遺藥九

日可愈母病再拜道者此木成馬勇乘以歸母服藥而愈 萬濟濟孝子傳杜孝母喜食生魚孝後於成

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得此投於中流婦出汲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得二魚舍

笑曰必吾婿所

覽鏡欲絕

讀書何為 碑史彙編唐

寄熱以進母 必從薄賦會平涼為人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

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嘆咽無語母曰親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後覽鏡照之頰絕於地後終身不

敢俯視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

武帝爲顧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
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
爲帝異之卽召后還

臨書垂涕 對食易容

吳書

每得父書常洒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
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哽咽
後漢書陸績傳績詣洛陽詔獄績母遠至京師覘候消
息無緣與績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績雖見
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
治獄使者怪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
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績曰母載肉未

但有遠志 應

管子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無子規

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其母
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

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復齋漫錄番陽
張吉母有娠父客於東西川不還吉爲兒時作詩云應
是子規啼不到致令吾父未歸家聞者憐之

既長走蜀見父初無還意往返者三父乃歸 不冠不

婚 非巖非穴 南齊華寶傳寶父豪義熙未成長安寶
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止

五 哀嘉瀾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違離

頭長安陷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
日不能答 明史畧洪武初中書右丞王溥未仕日奉

母避兵貴溪山中與母相失凡十八年溥思母不置忍
愛母告以所在卜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因言於帝
請歸省墳墓之貴溪桃源山求母不得有居人言母投
井死溥至井所忽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遂

汲井索之得 必當自到 遂急告歸 南史阮孝緒於
母骨葬焉 鍾山聽講母王

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寬通必當自到
果心驚而反 大唐新語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
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每有痛
處我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

遂急告歸 忽若有見 果如所言 梁甄恬傳恬少喪
父果已歿 父八歲問其母恨

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 大
唐新語張志寬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令問其故志寬
對曰母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
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

生子勿喜 見叔卽悲 孝苑周古象韞水人元兵虜
至藪賢家古氏旣生子未嘗

嘉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前之且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歸及歸母尚無恙妻亦終身不嫁五代新說梁劉洗馬苞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懼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議父聞諸叔相似以故中悲因而歛歎

母亦悲勵 半錢以訪何辭九載之行 百歲難逢寧

愛十年之宦 釋史傷成章父為海寧訓導買妾生成章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等母後成章持半錢徧訪九載不得一日自遇于道者問先生何為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尋見問何以失兄曰吾母先嫁海寧楊教官後嫁為吾母吾見母曰弄半銀錢不置乃言前父有子此錢以識別也成章命出錢合之良是因隨其弟拜母於家 又黃巖王璧為郎署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明頤寄詩于壁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何妨遲

違離四 十年官壁以詩聞乞歸省朝廷嘉納之

捕魚作鮓

三國吳志孟仁除監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母母還之日汝作魚官而以鮓寄我非

古香齋雜類 卷三十一 人部 違離 六

避嫌 也 定省焉朔 構廟定省 北史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

望享祭 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 在遠心痛 釋史濟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此為常鄉里號宗曾子 少年類夫 釋史彙編唐杜尉而幸經亂失母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常

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羔詢之乃 蠶蚶雙喜 採蘭雜志昔有母子羔母也即迎侍而歸 離別每見蠶蚶垂絲

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故名之曰喜子子思 白雲孤飛 史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母也

左編唐狄仁傑常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 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嚮牛

言狀 輒涕下飯而舉一子歎曰吾宗有托吾母安在吾不見母歸無日也歷走吳越數十年不獲之會 夢遺

稽得嚮于者言狀始得見母於鄭奉之以還 侍疾 南史梁蕭恢初鎮蜀所生母費太妃綸停都偶不

豫恢未之知忽夢還侍疾及覺憂廢寢食俄而都

信至太

如已瘳

中指忽痛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

手中指忽痛不得寢

不願西行齊劉善明傳魏克青州善明母在馬布衣

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元徽

初贖母還

違離五

原詩 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

軻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

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於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

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伎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

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慚報德之彌少 **唐**

古香齋集類函

卷言五

人部 違離

七

王維送崔三往密州省觀詩曰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

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

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岑參送李明府赴睦州便

拜覲太夫人詩曰手把銅章望海雲夫人江上泣羅裙

嚴灘一點舟中月萬里風波也夢君 杜甫送韓十四

江東省觀詩曰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

已無家尊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離聲轉白

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原賦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

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會無間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惻

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
而從容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修路
何桓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况遊子之眷慕孰殷思
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葳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
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
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子思之難泄聊墜翰以寄懷
悵辭鄙而增結

韓書北齊晉公護母閭氏報護書曰世間所有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如貴及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

古書齋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違離

八

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
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汝既不得申其
供養事往何論宋曾鞏福州上執政書曰鞏年六十
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
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
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
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
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
蓋以萬里非累月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
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

增序晉潘岳閒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
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不孝一

增易曰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周禮以鄉
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墨子曰子自愛不愛父
故虧父而自利 文子曰孝衰於妻子 程伊川曰父
母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
醫 小學外篇曰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
執守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方孝孺侯城

古嘉嶺鑑類

卷言至

人部 不孝

九

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
親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
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
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
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
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
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理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
不孝莫大焉

不孝二

增左傳曰鄭莊公寘母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 春秋疏曰許世子止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
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已自爲也人子之
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
嗣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 史記齊世家曰
桓公病五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
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晉書段灼傳曰吳
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漢書賈誼傳
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
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侷婦
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
相與計較也 後漢虞延

百善篇鑑類函

卷五

人部 不孝

十一

傅曰新野功曹鄒衍每預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
帝旣異之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
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

李燮傳曰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爲鄴令當遷爲郡守會
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吊於其
背曰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陳蕃傳

曰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
中行服二十年鄉邑稱孝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
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

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汗鬼神乎 晉阮籍傳曰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乃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北魏邢巒傳曰巒族人蚪爲尚書左丞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輶之而褚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旣逆其舅獲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畜承傳非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笞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

古書滄淵鑑類

卷三

八部 不孝

十一

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絕其類也 南史劉

湛傳曰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人買魚肉珍

饌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脯酒炙車整湛正色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

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

處人 隋鄭譯傳曰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詔

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

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

累幽顯無以置之今賜以孝經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文獻通考曰宋至和時以賈黯判流內銓益州判官柔

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
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常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
可乃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勤黷
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
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終
身不齒

不孝三

第一大罪

凶德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左傳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

疏節

大坊禮記此孝子之疏節也又以此坊民
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三者不除

七人莫慰

孝經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
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

莫養猶繼繼

卷之三

人部

不孝

三

不除雖日用二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傷厥考

預殺我

父疾

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法臣矣誰
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勤乎所重刑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平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遂誅子
南既葬其侍曰行乎棄疾曰吾預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不忍也遂縊而死

愛

敬無則

斷殺不時

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禮記

參所薄

孟午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史記吳起入

衛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
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因乞追服

不如無書

志林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暇所生
母為臺所彈因自感悔乞追服乃知學臣蟬緩不備成

人之弟也宣政維錄宋道和中禹城縣孝義村崔志
有女甚孝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開

昔者王祥卧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得妄論古今
却金訓

稷 持劍求高
山堂肆考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
鑑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

下母責之曰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
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反其金而自歸罪

於宣王 孝苑秦主姚興以古成誡為給事黃門侍郎
託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而在京兆章高慕阮籍之為人

居母喪擲琴飲酒誦聞之而泣
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不還本姓 謂報無**

親 灑水燕談錄陶穀本姓唐後改姓陶歷仕累朝不復
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說郭晝曼錄臨潼縣前有偃

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郎官正使者一田
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陳升卿大

怒聞公挾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
不明流配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悔而求還 恥**

不肯仕
山堂肆考魏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婦人列其
子不孝景伯白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義何

足深責名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

哀有為淵鑑類函 卷言主 人部 不孝 三

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
聽之 新唐書李渤傳渤父為縣中侍御史以不能養

可廢於世渤
恥之不肯仕 **不能葬父 難與事君**
孝苑荆棺峽壁
隙有棺曰九子

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葬曰九子
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又唐初有侍御史李鈞與弟鏞

官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曹王臯攝温州事行縣知
之歎曰人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文二子者可與事

君乎竟効
之並錮死 **收輿不更作 反脣而相稽**
釋史原穀有
祖年老父母

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昇祖棄之於野穀
遂收輿歸父曰奈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

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
歸養 漢賈誼傳治安策詳不孝一

不孝四

無以燥被
新唐書祝欽明傳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
見坐不孝無以燥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

不諍於父
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諫疏
日臣聞子不諍於父非孝也 **仕不歸省**

新唐書于公異傳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
有及陸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今為**

忠臣 孔氏雜說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
孝二字刺史戲曰碎土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

不得為 **子不嘗藥** 柱岩子玉杯篇子不 **封還詔書**
新唐書柳珪傳珪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

而給事中蕭傲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 **純**
灰洗腸 晉書石季龍傳季龍議立太子曰吾欲以純灰

三劑洗我腹腸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
父 **在宮者無赦** 檀弓和妻定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

喪其室汚其 **迎妻不迎母** 後漢朱浮傳浮與彭寵頗
宮而滿焉 有不平密奏寵迎妻而不

母 **不孝五**

詩 唐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曰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

不孝五

古齋齋淵鑑類函 卷三 人部 不孝

酉

蕃蝮蛇生子時圻裂腸與肝 宋范成大姑惡詩曰姑

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客有惡

之以為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為作反姑惡詩云姑惡

婦所云恐是婦偏詞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

知

疏 唐韋挺正風俗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

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

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

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槩送葬既

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私習熟不為條禁

所當嚴為懲革申明禮憲者也

釋論明方孝孺論曰宋文帝敕榜表郭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哉

仁一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說文曰仁人也 易曰仁以行之 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書曰克寬克仁 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曰中心潛怛愛人之仁也率

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又曰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

古書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仁部 仁

五

猶耨而弗穫也 又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又曰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

孫核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 春秋左傳先軫曰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之則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尚書考靈曜

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五誥可以觀仁 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

謂之仁 匡衡傳曰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鮑永傳張

湛曰仁者行之宗仁不遺舊行之高者也 晉書天文

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 汲冢周書周公

曰陂溝道路叢直邱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

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新蒸以匡窮困節其力

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備尸

傳於此為仁德 莊子曰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管子曰積惠重厚使萬世所忻樂其性者仁也 管

子樞言篇曰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商子曰中世

上賢而悅仁 司馬子曰古者以仁為本 春秋繁露

曰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翁不爭好善敦倫無傷惡

古義齋鑑要函 卷三十一 人部 仁

六

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

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

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申鑒曰仁也者慈此者也 龔山子曰天灾流行開倉

庫以稟貸不亦仁乎 鹿門子曰民性多暴聖人導之

以仁 性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

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

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

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 明王守仁

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仁二

增韓詩外傳曰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

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

十子謂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

翟辛鉞鄧拱施惠也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伯巨叔齊避周餓

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漢寇榮傳曰昔文王葬枯

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論衡定賢篇曰或問孔子

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客曰賢於夫子而為

古纂淵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仁

七

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吾能仁且忍 家語孔子曰啓

蟄不殺方長不折高柴之行

春秋左傳曰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隋書循吏傳曰古之善

牧民者養之以仁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

寒為之哀聞其勞苦為之悲如子產之治鄭國子賤之

宰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化蜀郡皆因而利之惠

而不費故人愛而親之

周紀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

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

君在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次

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

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漢董仲舒傳曰天子
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常問仲舒曰與王勾踐
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
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吾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
况設詐以伐吳乎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一統志曰後漢崔瑗爲汲令
爲政七年人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 癸辛

直齊齋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仁

六

雜識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獄囚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德依期而至 吳孫權傳曰趙咨對
魏主曰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人物志曰晉袁宏
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祖道治亭謝安取一扇贈之
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南史何穎傳曰穎仕
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
依期而至 南齊張岱傳曰岱以母年八十籍注未滿
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
以知仁不須案也 隋辛公義傳曰公義除岷州刺史
士俗畏病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

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廳事或至數百人公義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土風亦改 唐紀

曰太宗修治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元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太宗卽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唐徐有功傳曰有功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 五代後梁紀

曰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

直齋補鑑類函

卷言主

八部仁

九

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

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隣國之民爲魚鱉食乎 後漢

紀曰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

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壠許之州人爲

立祠歲時祀之 宋曹彬傳曰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

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

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

一人則自愈矣 宋紀曰趙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

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人中儀表已不及也 遼耶律休哥傳曰休哥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一統志曰金游完崞州人大定初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道途二百五十里北至大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元劉秉忠傳曰秉忠從世祖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 王克敬傳曰克敬為兩浙鹽運使首減民食鹽五千引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後母得逮著為令 明宋濂傳曰太祖微濂至金陵 哀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仁 干

卽以不嗜殺為勸因蒙知遇

陳遇傳曰太祖召遇見

問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為對 汪

叡傳曰叡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

夏原吉傳曰原吉常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

者再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

仁三

仁民懷

神福

書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白帖神福仁而禍淫

器重

數多

禮記仁之為器重 又取數多者仁也

放麕

贖馬

董仲舒春秋決獄君 蠶得鹿使大夫持以

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 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鹿以恩况 人乎乃釋之以為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驕不 卿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徒

之剛也 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而贖之

是為至仁 楚荀卿論兵仁濟弱除害三國志王朗傳朗上

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方濟弱除害朗傳朗上

青民省刑疏曰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百行宗天

濟其弱 鬻子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下表 漢書仁者百行之宗 君子不死 聖人大同

王應麟漢制考居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 三軍挾

之國 關尹子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續 元旦放鳩 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無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技續 列子耶

容問其故簡子曰元旦放鳩亦有恩也 人之所慕

德無不容 文子仁者人之所慕也 不使之知 善

藏其用 元董文直傳文直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

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交中子

仁哉樂毅 敬人有道 送子以言 韓詩外傳仁者必

善藏其用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

能富貴竊仁人 皆為救療 是以收養 北史李元忠

之號送子以言 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

又張元傳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即收養之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見而不收 欲立欲達 不服不

養無人心也是以收而養之 也 論語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太平

馬御覽周公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與汝童牛不

服童馬不馳 誠如卿語 久聞公名 方圖征雲南以

是謂大仁 問徐世隆世隆勸以不嗜殺人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

濟矣 又元陳思濟同知綿興路總管府事承檄獻獄

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還家俟期來決囚拜請曰聞

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

先人後已 處正居中 三國詳靖傳靖字文休袁徽

與荀彧書曰詳文休自浙宕

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
同其饑寒其綱紀同類仁恕惻世皆有故事 荀悅申
鑒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
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容傲不至而嘉
祥集之壽 **喜不報殺** **嗔何取讐** 漢趙憲傳憲從兄

之術也 **不折不殺** 同過同功 漢折像傳
乃拔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意
曰以疾報仇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交選李康運命
論以仲尼之仁也 **不折不殺** 同過同功 漢折像傳
而取讐於桓魋 **不折不殺** 禮記與仁同功其 **順天之**

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禮記與仁同功其 **順天之**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常與人能共**
尚書考靈曜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子**

也 **不在我愛** 恒令人親 不在我愛人不破其澤雖
厚自愛不子為仁 **近東多采** 於南為賈 程子論理
尸子仁則人親之 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 **獸別東西**
多仁而采 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 **獸別東西**
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古為淵鑑類編 卷五十一 人部 仁

時兼春夏 程子論理氣麒麟東方仁獸騶虞 **奚為修**
兩方仁獸 樂記春作夏長仁也

善所以長恩 文選劉峻辨命論如使仁而無報奚為
修善立名乎 漢賈誼傳於禽獸見其

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畜而不主** 為則爭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明有仁也 **禮記** **不加修葺** **多**

先尸 子聖人畜仁而不主仁 禮記 **不加修葺** **多**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

所乎反 宋史曹彬傳彬所居堂壺徹壞弟子請加修葺
彬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

傷害之也 漢書雋不疑傳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
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乎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

所乎反母喜笑為飲 **竅以度食** **獄無繫囚** 宋史曹
食語言異於常時 **獄無繫囚** 彬傳彬

入成都曰有獲婦女者彬開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
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消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

一統志宋范百祿知開封府獄無繫囚餘吏 **烏能**
欲以圖空聞百祿曰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

反哺 **獸有角端** 譚子烏反哺仁也 毛詩義疏角
端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

省刑以一言

斷獄僅四百

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以一言而齊侯省刑

漢書孝文卽位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中牟童子憐捕將雛

柳下士師憂聞伐國

東觀漢記魯恭爲中牟令蝗不入境河南尹遣那掾肥親往驗坐樹

下維遏止恭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維方將雛可憐親曰童子有仁心漢董仲舒傳詳仁二

菜非不食心實舍生

奕固可憎名偏近殺

梁書江泌傳泌食菜

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文選章曜博奕論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山何樂也從

乎天地之間

海可投乎慘矣死生之際

韓詩外傳問者曰仁者何

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

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準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宋史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因官給役者

三百人溢數則投諸海默曰人命至重既負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

真嘉淵鑑類圖

卷五

仁

三

目是全活者多

開倉賑穀第五訪豈忍棄民

取簾捕魚乞

伏慧乃爲出絹

一統志漢第五訪爲張掖太守歲飢開廩賑給吏懼讒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願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北

史隋乞伏慧傳慧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柱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俗大

洽會見人以簾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美其仁號其處曰西

憫持更於城吏無福難以禦衆

笑食駮

之野人不飲愁其傷性

晉劉弘傳弘爲荊州刺史夜聞城上持更者歎聲遂呼省之兵

年過六十羸瘦無孺弘謫罰主者仍給以韋袍覆帽焉呂氏春秋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

將食之公笑曰食駮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徧飲之而去

仁四

自衛家語古之君

推賢韓詩外傳

愛由情出韓

外傳愛由情

亦不復釣

音霍莊傳莊逾父湯之操不出謂之仁

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專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釣豈我哉

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

温潤以澤管子夫

仁也

積恩之證文子仁者積

德生萬物譚子德生萬物之謂

仁也

盡人之聖邵子仁也者

四瀆之精棲神契五嶽之神聖四瀆

之精

得之者尊

禮記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五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昭如羽求焉斯至

衆鮮克舉 宋邵雍仁術詩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

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

古囊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仁部

仁

五

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穀鯨辰向

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疏三國王朗育民省刑疏畧曰治獄者得其情則無

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

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

恨胎養必全則育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

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壯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

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

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

筭者必盈蕃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增書明王守仁答王虎谷書畧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引毅不引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引毅矣引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學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增銘宋朱子依仁齋銘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仁

五

寬恕一

增易曰寬以居之 書曰寬而粟 又曰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與人不求備 又曰無胥戕無胥虐 禮記曰寬而有辨 又曰君子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 小學紺珠曰寬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匡衡傳曰寬仁和惠則衆相愛 漢卓茂傳論曰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世說衛洗馬曰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寬恕一

宋史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 薛宣傳曰宣為吏

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愛人而及為左馮翊當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賊

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

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

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朱邑傳

曰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仁愛

寬慈淵鑑類函

卷言五

八部

寬恕

美

而安未嘗嘗辱一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

民愛敬焉 杜延年傳曰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

寬 漢書王訢傳曰繡衣御史暴勝之過被陽欲斬被

陽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

震那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明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

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 丙吉傳曰吉居

相位尚寬大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與長休告終無所

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

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

案吏自吉始 黃霸傳曰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

罰痛懲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
卓茂傳曰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
者茂避人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
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耶 郭躬傳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
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
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於令 陳寵傳曰永元六年寵
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
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
刻弊於此少衰 班超傳曰章帝時班超在西域衛候

古嘉蒲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虎怨

毛

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
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
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
疚何恤人言 三國蔣琬傳曰琬在大司馬府東掾曹
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構戲於琬曰公
與戲語而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
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我耶則非其本心欲
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我之快也 王朗傳
曰朗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 高柔傳

曰先公孫淵未反兒見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
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
善此王制之明典也竊惟見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而奚明叔向之過
在昔之美議也臣以爲見信有言宜貸其罪 晉光逸
傳曰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昌寒舉體凍濕
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
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則必凍死
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
不疑令竒而釋之 王承傳曰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

古香齋鑑類函

卷三十三

人部 寬恕

天

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
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北史房景伯傳曰
景伯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嘗失禮於景伯聞其臨
郡合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會
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蕭摛傳曰摛
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曰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
後赴獄主者爭之摛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
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因苟恩並依期而
至 宋如周傳曰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
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卜人

敢犯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
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
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眾咸服其寬雅

裨史彙編曰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曰以失印聞者莫
不變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
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
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則投諸水火不復更
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唐書崔羣傳曰李師道旣誅
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
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髦丐子以

古羣淵鑑類函

卷五十三

人部 寬恕

无

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
諭旨若須出勅則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
此 崔仁師傳曰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
謀逆有司捕支黨累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
械爲具食湯瀆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
大理寺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決囚而
事緣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
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
無異詞 劉肅大唐新語曰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
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

監運損糧者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
曰非力所及者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
不驚者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宋王溥傳曰李守貞
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
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
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
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王超傳曰超與高瓊同典禁旅
嘗休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命加罰超以非
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 山堂肆考曰宋富彥國少

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

直齋書錄解題

卷五十五

人部 寬恕

三

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宋寇
準傳曰準爲丁謂讒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遣人以
蒸羊迎境上聞家僮有欲報讐者乃杜門縱博母得出
伺謂行遠乃罷 左編曰文彥博嘗宴鈴轄解舍夜久
不罷從卒輒折馬房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
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 又曰韓琦在大
名日有人獻玉蓋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
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蓋其上日酌酒勸
座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蓋俱碎坐客皆愕然琦神色
不動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宋范純仁傳

曰純仁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事君立朝接
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釋史彙編曰范
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同馬温公飯富鄭公
第會有四玉杯遺温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
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
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墨
莊漫錄曰歐陽文忠公爲政仁恕多活人命曰此吾先
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
於死罪非已殺人者多活之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寬恕

三

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又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怡

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闊

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

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宋史浩傳曰浩喜薦人才

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

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

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

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遼耶律阿沒里傳曰統和

初皇太后稱制時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

沒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
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
情者免坐太后嘉納著爲令 金世紀曰景祖爲人寬
恕能容物生平不見喜愠推財與人分衣解食無所吝
惜人或忤之亦不念 牛德昌傳曰德昌遷萬泉令屬
蒲陝荐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卽日開城門
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甚可
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盜皆感激解散 元謝讓傳曰
讓爲刑部尚書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
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

古香淵鑑類函

卷五十五

人部 寬恕

三

吾署也

輟耕錄曰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守贛

州路時有故吏邱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

刺木卽日錄用就遣持俸鈔五十錠餽魯邱竟匿其鈔

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

邱匿卽具書請失謝之罪邱聞惶赧無地令子奉鈔還

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 明陶安傳曰安

知黃州賦稅從寬不以軍用缺乏而苛取於民不以兵

數不足而強逼乎民百姓悅治 明紀曰成祖時禮部

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

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明蹇義傳曰永樂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陟文武長吏義以國家多事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 周忱傳曰忱以大學士楊榮薦巡撫江南先是用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訏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敕旨在校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重民委寄正不同耳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嘗有從隸汚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汚可浣何懼爲又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寬恕

三

在部吏棒精微文書押之因風墨汚吏懼袒肉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

古香齋刻神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三

人部三十二 寬恕下 義感

寬恕三

原兼容 薄責 史記籍福賀禮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

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

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矣 **認馬讓田** 東觀漢記卓茂為丞相吏時常出

日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

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輦車去後馬主自得馬

斷愧詣茂叩頭謝之 北齊書元文遙自洛還都惟有

地十餘頃家貧資以衣食魏之將李宗姓被海有人員

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其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

遙大驚反加撫慰還以與之其人慚愧而不受彼此俱

讓為 **包荒** 隱過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漢張安

闡田 世傳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

古香齋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寬恕

駁上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

以小過成罪耶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

汗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 **面壁** 鼓琴 晉王述

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謫 **面壁** 鼓琴 晉王述

原無求備

不加聲

不認牛見還

不罪

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後漢書劉寬常行道有人失
牛乃就竟車認之竟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
而還乃謝曰請召唐介不恕章惇宋史文彥博傳
漸負長者

既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
多中臣病請知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宋紀哲宗
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諸子恐章
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去纓秉燭覆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飯登車楚史檣机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引王美
人衣者美人絕其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

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而舉火南史梁
安成康王秀在部且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
車終朝不飯

弗之謂也
汚茵不斥唾面自乾漢丙吉傳宣帝
時丙吉為丞相

馭吏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為丞相
之失去士此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
車茵耳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謂其弟曰吾備
位宰相汝復為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

古登淵鑑類函 卷三十三 人部 寬恕 二

雖有人唾某面某當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
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而乃逆
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

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劉訐不競宋璟莫涯南史
劉訐

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
有加凌者莫不退而愧服唐宋璟傳璟風度凝遠人
莫涯申救蘇轍獎拔仲淹山堂肆考宋蘇轍殿試
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

其量
事哲宗震怒范忠宣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
是乃服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又宋呂夷簡執政

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仁
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夷簡復入相對仁
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
圖閣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犯

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為置牛芻不受馬價
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山堂肆考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
家門牛家扣之相約檢償不復侵威禾隋盧昌衡傳
昌衡為徐州總管長史嘗行部至陵儀所乘馬為他牛
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此豈

人楸也君何謝拒而不受腹容數百胸吞八九晉周顛傳顛性寬容王導甚重

之物容卿肅數百人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爰者八九其胸中笑而授牒譖不願知唐紀戴至德高宗時遷尚書右僕射

劉仁軌為左僕射更日授牒諺有老嫗欲誦仁軌投牒誤請至德至德覽牒未終端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

解事僕射邪可歸吾牒至德笑而授之唐書狄仁傑傳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

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語者乃不願知惟令飲醇可

別具粥晉謝奕傳奕初為剡縣合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宋王巨傳且性寬和家人

未嘗見其怒嘗試以燧投羹中且推啖飯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肉可共

啖魚何足惜晉郭舒傳有鄉人盜舒牛事覺來湖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

以此服其弘量世說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公曰文王之面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古查彙編鑑羈 卷之三 八部 曾恕

非爾故也容我擇乎普唐書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軍吏捧盤

歷階誤躡衣跌盤亦隨碎軍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之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此更不形顏色新唐書裴師德傳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家閱簿裴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汚爾

善田甲勿疑朝恩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用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

曰然節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

肉刺謝安國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唐紀魚朝恩常短郭子儀於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游章

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乃

許朝謁未嘗指揮釋史宋曹侍中樞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

還因事被劾未得人見彬在近密為上講乃許朝謁山堂肆考宋元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

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害牛肉窩埋蛛絲忽

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害牛肉窩埋蛛絲忽

墮晉周訪傳鄉人盜訪牛於家聞殺之訪得之密埋其

肉不使人知金太子允恭傳太子侍宴於常武殿

進粥有蜘蛛在盤中典食惶合恐懼失措太子

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異哉

吾不 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仲頭請死慧龍

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

景伯子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

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

無食汝何處 治去其甚 法依於輕漢黃霸傳凡治

來竟無捶撻 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 又陳寵傳寵曾祖

父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不 問車轡 且止白衫 志尤醇厚所歷不問待之如初

下客嘗盜脫志車轡賣之特知常依不問待之如初

唐書唐臨儉薄寡欲寬於待物常依不問待之如初

取歸曰衫家館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

名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竄向取白衫且止之也

覆 米而去 負奴以歸 南史沈約傳約少孤貧於宗黨得

及費不以為憾 唐書陽城傳城嘗經糧遺奴糴米而

以米易酒醉臥子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

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不揚其惡 先稱所長 漢九江

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武為刺史使從事廉得其罪聖

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

聖子賓容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

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慚服焉 晉紀樂廣性沖約清遠

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厥人之心而

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

掩過揚 善 藏垢匿瑕 官屬搽吏務掩過揚善

善 藏垢匿瑕 官屬搽吏務掩過揚善

少有度量藏垢 直蒼作脯 徐呼更衣 北史牛弼傳

而酌管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

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竟如此

南史梁宗室列傳吳平侯景子勵性率儉而氣度寬

真齋齋鑑類 卷五 八部 宣慈 四

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
持芻無恨 取釵以償

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冲傳冲嘗以耕藝為事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

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為暴
元史蕭澗傳澗嘗出遇

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鄭拾之
刺令隨至 未嘗有怨

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失釵愧謝來還
法乎怨擢拜殿中侍御史宗城潘好禮著論稱

之謂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求為

良耳 待何薄也 金韓助傳助性仁厚有家奴誣告助

以奴還助助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

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山堂肆考光武時王丹為太子

少傅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避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

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 不見涯涘 為所包

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初 容 見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名譽 唐紀狄

仁傑之入相也妻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

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

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既出歎曰寡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時久矣

已解持燭 毋懼遺犀 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

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

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 舊唐書

裴行儉令醫人合藥請犀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 庶

而恐懼潛逃行儉招到謂之曰爾誤耳待之如故 庶

乎寡過 翁然太和 書生投書於頤詞涉謗詆僚屬皆

不能堪頤延之上座謝曰使得嘗聞斯言庶乎寡過

一統志明李至剛末樂未始與化府德量寬弘吏民化

服在任若無所為而 知不加責 誤則從輕 唐歸登

夏嘉滄鑑類圖 卷言 人部 寬恕

於事為悞 吾未嘗惜此 卿本無殺心 明紀編年夏元吉嘗

者其文則輕 有吏壞所實石 硯階不較見吉 召諭曰物皆有壞者未

嘗惜此慰遣之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有奴嘗與郡人

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懼請罪士謙

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

不以高卑見色 自無適莫存心 世說羊欣見晉室漸

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軍府

舍人此賊本用美士羊意貌怡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

稱之 山堂肆考漢竊宛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揚教設

琬憤憤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

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眾 枉鍾山之駕已

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泯夙嫌 備蔡州之人豈安新附 宋孫覺傳覺有德量

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死作文以誄談者稱

之 唐紀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

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

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書

京臺瀟瀟類函 卷言聖 人部 寬恕 六

置靴中直火焚而滅跡 杯留筥內何羽化以登仙 南齊

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疑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

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 舊唐書柳公

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成家碑板問遺藏持巨萬

多為主藏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箭紙識如故其器皆

亡問主藏者答曰不測其 水南巡檢厲訶丞相之驢

亡公權晒曰銀杯羽化耳

蕭山尚書誤觸官人之舫 山堂肆考宋富弼致仕歸

南巡檢威儀訶引甚盛卒呵卒下驢聲甚厲公不知逢水

乃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乃白其官方

悟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 明紀魏驥

以尚書致仕家居常居郡城觸官舟官問之從者曰魏

公也官不審驥曰弟應之曰魏驥也尚不 宥過申枉

洵君子所獨為 嘉善矜愚固聖人之足法 莫崔剛傳

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日嗟乎刑罰不中

乃陷人於穿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

人緣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宿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于將有悔乎豈曰刻殺一大尹贖二十人蓋所願也三國陸瑁傳瑁與暨覽書曰夫愛人嘉善矜愚忘過紀功以成美化宜遠漢薛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乃有益於大道也

呂參政若不聞知奚必詰其官位

曹相國反為坐飲何妨相與歌呼
史宋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知也漢曹參傳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

同宿便解衣以相償
竊物何損乎薄遊自賦詩而不

經晉桑虞傳虞嘗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贖疑虞為盜虞車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後尋求得贖客還衣虞役之不顧碑史元陽鐵崖在松江常遊盤龍塘夜抵普照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

嘉嘉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寬恕 七

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惜

寬恕四

有制書寬而
笑而受展
彙苑沈麟士嘗行路鄰人

履耶即跌而反鄰人得展送前者
劬不為癡
又崔暹

還之麟士曰非卿展列笑而受之
招還不罪
唐裴行儉傳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史

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皆是實事不為
人皆安之
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

不加
重聽何傷
漢黃霸傳霸為潁

為儕類所輕笑及受命
還遺以衣
漢吳祐傳祐在膠東嘗夫孫性私賦民

衆多懼固一釋不問
重聽何傷
漢黃霸傳霸為潁

而後誅罰長史計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詩丞
還遺以衣
錢市衣以進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漸懼

諸閣持衣自首喻屏左右問其故具談父言祜曰孫以親故受汚穢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北史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遺之過於本主士謙牽置涼處餉之過於本主不

用不造宋趙抃傳抃為武安軍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造罪不當死更設饌具宋魏仁浦傳仁浦子咸熙性

謙而牛之案碎器各皆驚愕熙吏送還家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除

色不變合更設饌具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捷

奮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之還家禁燃燭唐紀裴度平蔡州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

人始有生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

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白擲哉雀鼠世說張士簡

悞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懷家務道家僅載米三千石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

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古嘉彌鑑類圖 卷三皇人部 竟恕 八

照鏡車中世說王衍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巖

舉擲擲其面衍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歸直取牛遠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

乃歸直不銜田舍子山堂肆考唐婁師德常與李昭

取牛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公日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寬恕五

壇序宋程頤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內主於敬而行

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

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策唐白居易對人異愛策曰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綱

於部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刑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
化闇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義一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 又曰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 又曰義以
方外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理財正辭
禁民爲非曰義 書曰同德度義 禮記曰父慈子孝
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 又曰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家語
曰義必明則民不犯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克齊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義

九

義 穀梁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詩序曰殷其雷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
勸以義也 韓詩外傳孔子曰耳好聲目好色教之以

義 又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

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
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漢書

律歷志曰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 賈誼傳曰爲人

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惟義所在 公孫弘傳曰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 司馬遷傳曰取子者義之符也 又曰夫人

情莫不貪生畏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不得已也 李固杜喬傳曰義重於生舍生可也
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宋張栻傳栻嘗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子牙子曰
義勝欲則昌 老子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文子曰
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
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
得也 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
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淮

古齋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義

十

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
嗜慾無以活失嗜慾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
人懼失利 黃石子曰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又
曰以義克非義若決江河而漑熯火臨不測而擠欲墜
其克必矣 荀悅申鑒曰有一行而可當履者正也正
者義之要也 又曰君子有常交曰義也 鹿門子曰
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義 性理司馬光曰死黨友存
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太分識天下之太義守死而不
變斯可謂之義矣 明王守仁曰處物爲義是吾心之
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楊繼盛曰論友於

三代之上當取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取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世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乎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義二

管子子曰賢者之於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漢鄒陽傳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此周於朝以侈主上之

古書淵鑑類

卷言

人部 義

十一

心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吾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此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 史記曰晉屠岸賈誅趙朔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朔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見

竟無聲已脫程嬰請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馮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謬呼曰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

一統志曰周杞梁與華周俱齊人仕爲大夫莊公伐莒爲車五乘乘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 說苑曰左

豆豉湖鑑類圖

卷之三

人部 義

三

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對曰臣聞古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

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皆服之左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入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爲善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耕者一人處者九人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史記吳世家曰諸樊已除

古事淵鑑類函

卷三

入部 義

十三

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國人不要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孔叢子記義篇曰顏雙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銜

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戶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
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漢
桓典傳曰典舉孝廉爲郎中居無何會國相王吉以罪
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
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廉范傳曰范詣京
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徇往收斂之 三國王朗別傳曰朗少與沛國名
士劉陽交友陽爲荅令末三十而卒初陽以太祖有雄
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
甚急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經年及從會稽
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晉應
詹傳曰初京兆亭泓喪亂之際依託之詹薦於帝卽辟
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
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何法盛晉中興書
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
手書寄托瞻悉迎接爲居宅衣服取足有若骨肉少與
陸機兄弟親善一門被誅瞻復爲營恤機女而嫁之由
是士稱其篤義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
共食之公常攜兒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
餒以君之賢其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

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北史楊愔傳

曰愔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

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頰遭連厄昌履艱危一餐之惠酬

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唐紀曰魏元忠貶高要

尉殿中侍御史王峻上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

得全今子復昌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

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 唐實參傳曰參爲萬年尉同

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

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

人皆義之 唐國史補曰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

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嘗多折券人有

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

賣藥宋清 五代史鄭遨傳曰遨與李振故善振後去

唐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

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梁紀曰梁以錢鏐

爲吳越王羅隱說鏐舉兵討梁鏐以隱爲不遇於唐必

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史趙汝愚

傳曰汝愚父善應於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己

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

之歸其子而子之貴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

者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 岳飛
傳曰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湖邊設祭
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國用其狗節死義乎 王大寶
傳趙鼎謫潮大寶曰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
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我遊過人遠矣 柳開傳曰開
性侷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
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
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卽罄所有得白金
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金史宋可傳曰可姑適大族
豪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

夏竦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義

六

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豪氏疎族立爲後孳之省外家
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豪氏
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豪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
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 輟耕錄唐義士傳曰唐珏
字玉潛會稽山陰人時總江南浮屠楊璉真珏者發趙
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攬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
間唐聞之痛忿亟資家具又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
者將何爲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
中一少年曰發邱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靈奈何唐曰余

果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
爲櫃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
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且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
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
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
骨之猶存也 又曰張毅父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旣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
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寓於公
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櫃
公受刑日卽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於俦中俾出焚
其尸毅父收拾骸骨囊以重囊與先所函櫃南歸付公
家葬之 元史杜本傳曰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遠色與
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
一統志曰元何瑋伯祥次子歷遷御史中丞成宗崩
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議耐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
忽台曰中丞獨不畏死邪瑋曰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
畏 明紀曰太祖時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至千
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
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
年不御酒肉後被人妄許其家與權臣通財必死其宗

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從宋濂卒業濂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為文願天願減已算以延師齡 明紀曰英宗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袁彬二人而已乃使邏卒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上令達逮問達暄暄令供李賢指使暄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吾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

古書彙編類函

卷之三

八部 義

六

義三

成命

斷恩

左傳臣能成命為義 禮記門內之治義斷恩

安

居

正路

左傳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晉文公於是出定襄王註云以示事君之義也 孟子

義人之

滅親

左傳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蜀志張嶷字伯岐病篤家貧廣

漢太守何遜名為通厚疑宿與陳閻乃自

舉請祇托以治病 祇傾財醫療數年除

易

制事

利

勿書以義制事

易

引賢

尊老

韓詩外傳孔子

桂巖子義者尊老

原償羊給食

以馬易棺

晉王育傳育為人傭牧羊折蒲

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償之同郡許子章代育償羊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復以兄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
資產後漢劉翊傳翊衣士大夫

病亡道次以馬易棺脫衣斂之

故知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殺泣曰臣事昭
隸况燕昭王後嗣乎又劉翊傳翊逢

富貴如雲左傳詩書義之府也論語

樓護養老三國楊俊傳俊字季才同郡王象少孤爲
筆楚俊孺其才質贖象着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別

前漢書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

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

身豈忍選功不敢言枉魏畧韓約失衆從先中
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

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羊塗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遂等

五言淵鑑類函卷言三人部義

欲條疏著憲名下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
豈忍取死人以邀功乎後漢段熲傳諸羌寇并涼二

州熲將涅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欲食其功熲固
須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

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於是吏人守關訟熲朝廷
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爲戴乾履坤叩鐘伐鼓漢李固傳梁冀誅固露
長者

南郭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請闕上書乞
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詞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千試有司乎亮曰
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

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冠下軍策馬籍碑敏不肯立監司促之急敏曰誣可
馬公爲奸是誣天也碎立之敏碎其石或答敏敏曰我

死且不辭何劫之畏遂掛冠去後漢劉翊傳陳國張
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輟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

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

不謀舊國遂救

詩書爲府

楊俊恤孤

五

去當以死任不為利回漢馮鮪傳王莽末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與同

縣申屠季有仇謀滅季族季亡歸鮪都尉弟長卿欲執季鮪叱長卿曰吾與季雖無素願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何為言遂與俱歸又劉梁傳

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次軍中二士

斗南一人三國志梁習傳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

呼召主者將加重罪時思近出習代往對曰習之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死太祖歎曰習之不言思

之識分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唐狄仁傑傳同府參軍鄒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蘭

仁墓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托稱愚客晉馬隆傳隆

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車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

禮畢乃還後漢廉范傳范赴敬陵時廬江郡椽嚴麟俱倉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怒然

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跡歸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獨當是耳薛亦

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過閭不入磨鏡得前

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至兄弟雍順子孫百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且相戒曰無犯

義門世說漢徐穉常事江夏黃瓊黃汝碑慶喜吊往會葬齊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憂分多割少國語夫義人者固懷其喜而弔其憂夕而收恤親舊分

多割少行義甚著乞分食邑使立門戶普曹真傳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潁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乞

分所食邑封二人詔褒其義又蜀書張裔傳裔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尚未成立裔迎留與分

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置產使居門戶壞室出喪傾錢辦葬金史充州王圭非家居教東修有餘

人家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其室使南去宋查道傳道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道之道出滑臺過父

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喪事道傾褚中錢以與之且為其女擇醜別加資遣

古書齊淵鑑類編卷五十三 八部 義 辛一

好同惡

無高無麥

子牙子文師簡與人同憂同樂同

之 鹽鐵論義貴無高無麥取無多故 可以怒士 不

舜受堯之天下

宋蘇洵心術篇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勳夫惟

在正人

義之法在於正我不在正人我 圍中瘞鹿 堂上理

不自正

雖能正人不子為義 後圖有所瘞洗問狀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以

鹿為餉置而去不敢自私故瘞之洗乃引為判官妻以

汝南先賢傳闕散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

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一百三十萬留付散散埋堂上

遭世亂道路斷絕後常病困惟有孤孫九歲常謂之日

吾寄故五官掾闕散錢三十萬遂絕孫年長大步擔至

汝南見散散發而視之得錢一百三十萬孤孫曰已祖

臨終言三十萬耳餘非所當散曰府 自効弟子 恒

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耶無疑也 呼耶婆 餘人募既誅章以章門人為惡人黨皆當禁錮

不得仕宦門人豈更名他師雲敞時為大師徒據自効

與弟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魏書汲

固傳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憲始

生滿月固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

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

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耶婆後高

祐為兗州刺史嘉 固節義以為玄薄 兄雖在外 我豈負初 漢孔融傳

縣以名捕張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

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

獨不能為君主邪因舍留之 宋劉庭式傳式未第時

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聘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

不欺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 水流乎止

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鳥飛準 繩管子

水地篇夫水惟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

鳥飛準 繩管子 又宙合篇鳥飛準繩此夫人之義也注曰

錢四十萬會有縵服者即門云五世末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之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二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其何誚焉

質實
使去連不忍為宋和質傳質為鈐韓使討具州文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于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史記魯仲連傳趙平原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入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與士咸貴
非僕所聞宋范仲淹傳仲淹在蘇州得南園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御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與士咸貴乎遂即此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隋書榮建緒性甚亮直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禡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

吾敬元達 君慕承
古齊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五 人部 義

素
終不肯本
官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

素
未相識
臧洪當來救我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又陸瑁傳瑁與同郡徐原爰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立墓收導其子

素
自稱丞相
不隨將軍
傳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與國子俊補宣教郎空坑兵敗子俊招集散亡與鄒瀾趨湖州天祥再敗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已得天祥遂不窮追南史王元龜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遺書結元龜元龜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章帶之士衙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上寧

素
創室以館
蹕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龜意乃定

素
宮元達
又鍾離牧傳牧躬自墾田臨熱縣民有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僕為民王當以法率下注曰承官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

素
三國志陳矯傳陳登曰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

裂素爲書

一統志宋吳國鑑海康人紹聖初爲太廟所害自後無人敢舍選官者及蘇軾編管雷州國鑑特創室館之因是連坐漢范式傳陳平子長沙人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范巨卿烈士也陳平以托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行適還省書見感愴然感之以爲死友乃身自護平子妻兒送喪於臨湘哭別而去

介寧有是

三國臧霸傳太祖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霸皆叛後亡命投霸太祖令劉備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宋龔鼎臣傳護者謂石介走遼杜衍會問撥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

奩嫁婦

輟耕錄顧仲庸與張文友交文友嵯縣尹秩滿日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入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即奏告當路者曰張文友已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

古書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義

三

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又代文友之子告蔭章汪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之乃雲現傳規常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宋陳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齋嫁之聞

與同豐約

請均煎輸三國志陸瑁傳瑁者感泣陳融陳留僕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梳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宋王庠傳庠榮州人祖伯琪以義聲著於鄉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戶至破產惟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戶

臺勿受

萬戶爲輕元許衡傳衡有餘財即以分諸族弗義勿受也史記虞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

日饋不樂

歲送爲常一志元孫秀實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常托秀實貸富人鈔貧不能償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木存問終不樂乃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後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誠齋雜記張堪物故南陽織朱洈聞堪妻子

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恤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十匹以為常

營縑歸仲翔

史記越石父賢在縑絙中晏子出遭之

唐郭仲翔元振弟之子也元振以托姚州都督李蒙表為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因子

事李將軍仲翔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蒙與姚雋鬻戰及仲翔亦破執鬻人必求千緡乃肯贖會元振物故

吳保安欲營歸仲翔苦無費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都督楊安又以官資助之保安即委與鬻得仲翔歸

懷銀以授子

善存寶為河州將得異

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無所惜願妻子不免饑寒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元鄧文原傳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囊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

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告人

賤吏不敢辱 老母為獨留

宋袁詔傳詔於臨安置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

喜齋消鑑類函

卷言三

人部 義

言

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詔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

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賞與之新唐書羅珣傳或以婢遺珣子讓問所從答曰女兒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

獨老母耳讓慘然 小人不忍刻字 童子乃拔佩刀

為焚券召母歸之 釋史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碑王李

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甚貧囊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太守

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後漢彭修傳修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

盜所劫修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死子辱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

童子義士也 孔車可為長者 趙貴寧同眾人

父偃傳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北史趙

賈傳賈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等荷賈拔公國土之遇寧可自同眾人乎因涕泣歛獻詰悅

詐降請收葬岳

文侯賦廬於干木

馮煖燒券於

薛人 白帖 段于木高於義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

止戈 戰國策馮煖為孟嘗君收債於薛齎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厥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人充後官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為召市義

米困 應公瑾之請 麥舟助晏卿之喪 吳魯肅傳肅以賑窮為務甚得邑人歡心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故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斛米各二千斛乃措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討交焉 冷齋夜話宋范堯夫少時文范竊乞遣往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之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以麥舟付之單騎竟歸至家文正日東吳見故舊于因道曼卿事文正日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日已付之矣

石乞烹身以殉白勝 漸離矐目猶報燕丹 左傳白而繼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日公之死焉對日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日不言將烹之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荆軻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

烹身 漸離矐目 猶報燕丹 左傳白而繼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日公之死焉對日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日不言將烹之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荆軻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

漸離 乃以鉛置鏡中索鏡撲 觀師生於金氏乃始明

始皇不中死之注宋子縣名 元金履祥傳何基王柏

倫 語兄弟於房家兼能有禮 北史房

上以義制服親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 北史房

景伯傳景伯有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

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御 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弟不如兄 為遺書以托孤女還配子 後漢趙孝傳王

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請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逆放之 輟耕錄國初張

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浙

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百會於杭歎

甚李卒于官張核書鮮于日仲方歿矣家貧于幼若不

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配其仲子矣鮮

于聞訃哀祭成禮亦 舍生笑惜環珮鬻於夫人 送

嘉慶續鑑類函

卷百三

人部 義

死堪憐美鴈禮諸太守 晉紀吳興太守虞潭等共起義兵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高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憂甚遣家僮從軍臨環珮以給軍費 晉吳遠傳時經荒饑疾病達台門死者十有

三人遠亦病篤其喪皆都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遠夫婦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書別備賃夜燒輒發期年成

七墓十三棺賻贈一無所受太 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為文往哭辛棄疾眷**

懷故人 修史不書鄭陶孫忍忘舊主 宋辛棄疾傳棄疾嘗與朱熹游

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已復禮風興夜寐題其二齋熹及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

哭之 元鄭除孫傳淦孫弟陶孫授翰林院國史編修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

亡義不忍書書之 始雖不許豈因墮井而二心 **今**

何可言敢謂回朝之異議 華嶠諸序華款避西京之亂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偕皆京許之款獨曰不可

在危險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之若有進退可

百齋齋淵鑑類編 卷百三十一 人部 義

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款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宋

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詣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蠲得免行純仁曰吾

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義四

金 盧江七賢傳陳翼盧江舒人也行到藍鄉見道

聞廬江樂士來游令病不能復前翼扶歸養視積日病困口有金十瓶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殮殮餘謝主人既

死翼賣素買棺衣衾殯葬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翼乘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

叩頭以金十瓶投其門中翼送長安 取米 陳書徐孝還之後翼為晉陽尉號晉陽金尉 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親戚有 貧乏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尊致乏絕 譚子敬海篇 準潤胎義也 儒為土地 立義以為土地 遂自表免

漢李膺傳膺死門生故吏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顯為膺門徒未有錄牒按不及遺被慨然曰本謂膺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

見譚不謝漢范滂傳滂而巳遂自表免歸特人義之得免到京師往見譚而不謝

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不為謝

之辭祁奚有自伐

兵不可劫劫以兵不可懸以利

解衣投地唐紀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至定州為吏所獲敬真乃引海內知識云有異

圖莫以免死彭城長史劉易解衣投地曰為長史將刑於

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為長史將刑於

福有司平準

卒列其枉唐李嶠傳來俊臣構秋仁傑等欲將抵死嶠與大理少

卿張德裕侍御史劉冠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

嗚曰知其枉不申是為見義不為者卒與一人列其枉

件武后旨出

德秀潼流唐元德秀傳初兄子礪襁喪

為潤州司馬

數日潼流

聖人何畏性理君子畏義而有為所不為小

能食乃止

古義淵鑑類

卷五

人部

義

何義之

辭駢薦友漢朱暉傳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

畏乎

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名暉子駢為

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

魂魄不慚漢任末

郡繁人也游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病亡洛陽

未躬推鹿車載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

勅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

秋斂冬藏禮

有知魂魄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秋斂冬

藏義也

送抵天涯范陽家志盧多遜門下土有仲英

之後實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

名後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約密行尚書車實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公之子也識度

胡病遂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

唯及商胡死財寶悉籍其數送官而以死劫有親

商胡時約以夜光含之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屬來理貨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美談

續世說劉守光攻陷滄州呂充被擒族誅子琦年

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蘭義士也久遊克門見

所臨危趙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同去後玉遇疾琦視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等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爲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復與誰語

世說魚豢魏器曰脂習與少傅走人所急孔融親善融破誅時諱中百官

仁救安危

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日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成匿季孤

續漢書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煥年

十三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煥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季氏存致在君矣成

任安不去

漢衛青日家傭而成責下於市陰相往來

田橫客笑人

南史袁而霍去病日貴請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去

王子懋傳陸趨之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緜之勸其逃亡答日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

古春為淵鑑類函

卷三

人節

義

天

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上表白大節

唐李華傳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華子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義五

贈詩唐陳子昂懷田光詩曰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仗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宋邵雍爲善吟曰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

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造肝脾莫問身之外

人知與不知

序唐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畧曰南霽雲之乞救於賀

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功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

勇且壯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雪坐霽雪慷慨語曰雲
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
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坐大驚

論金史完顏仲德張天綱傳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
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
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
爲而爲之直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
豈愧古義士哉

雜文明張居正義命說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

古齊齋補鑿類函卷之三 人部 義

五

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有所不
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
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
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
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
之不戚生之不貪天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禍澤貧賤憂
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
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惟知有義而已彼
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猖忿之流又不達順

受之正屑辱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憤怨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蠶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悞乎是故學者亦惟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

義感一

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黃石子曰祿重則義輕死又曰勵以義則士死之

義感二

吾身淵鑑類

卷三

人部

義感

三

增呂子下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也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有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丁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

於筒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邪使者愾然賢其辭卽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漢韓信傳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恩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

李布傳曰項籍歿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伺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韓延壽傳曰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受其

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疾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
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三老嗇夫亦皆自繫待罪

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袒願以田相移移猶傳也終死不敢復爭 田叔傳曰田叔

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

其篋率二人笞之怒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

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

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後漢鄧訓傳曰訓拜護羌

校尉以病卒官其俗父母死恥泣皆騎馬歌呼至聞

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

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前烏桓校尉前

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儻

儻歎曰此義也遂家家爲訓立祠 申屠蟠傳曰蟠同

郡緜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氏之讎吏執玉以告外黃

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

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

旌閭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

死論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避黨禍止李篤家外黃令

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

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

古嘉彌鑑類函

卷言善

人部 義感

三

爲君子足下如何白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即明府也

今日載其平矣欽歎息而去 三國牽招傳曰招年十餘歲就學樂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植亂隱死之招與其同學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同學皆走盜欲砍棺招垂淚請免盜以爲義去之 太

史慈傳曰慈避禍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後融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

古倉齋編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義感

三

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 晉劉弘傳曰荊州都督劉弘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敏元傳曰永嘉之亂敏元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赦之有一賊瞋曰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

死此公窮老神祇猶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
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
汝何有甌面目而發此言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
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北史蘇瓊傳曰瓊
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
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見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
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
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
異十年遂還同住 房景伯傳曰景伯弟景遠重然諾
好施與頻歲凶儉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竟之境
忽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
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
曰吾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送還衣物蒙活者二十
餘人 唐紀曰李曰知爲刑部尚書在官不事捶撻而
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曰知怒欲捶之旣
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曰知嗔受曰
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
敢犯者 宋史蘇軾傳曰軾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
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
慨然太息賦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平程氏曰汝能

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 岳飛傳曰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募飛義率眾來歸 金張潛傳曰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吾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邪遂如初 元朶爾直班傳曰顏不花數侵辱朶爾直班欲坐以供需失期達刺罕軍帥王不花奔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吾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人心也吾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害之完者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 呂思誠傳曰思誠爲

京冀湘鑑類

卷之三

人部 義感

三

景州薊縣令一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又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 明陶安傳畧曰洪武乙巳信州賊攻城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毋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遂逃遁 一統志曰粵觀洪武末爲鄆陵知縣民多豪猾難治觀選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陳德義以勸諭之遂皆感化又貧民負稅者捐捧置酒肴請其富者貸輸之民懷其德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古香齋新刻

袖珍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三

三

